通志堂經解

仁
1411
2.15

12
門
類
卷

尚書纂傳卷第五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夏書

甘誓第二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漢孔氏曰夏啓嗣禹位伐有扈之罪朱子曰文兵曰戰唐陸氏曰有扈國名京兆鄠縣即有扈之國甘水名今在鄠縣西呂氏曰讀書者必觀其時識其變堯舜禹三聖相承渾然無間至啓而有踐扈之臣臣與君抗其勢若均其體若敵遂至於戰視有苗弗率汝徂征之氣象有間矣○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甘誓

甘誓

漢孔氏曰將戰先誓唐孔氏曰甘誓收誓誓誓皆取誓地爲名湯誓舉其王號泰誓不言武誓者皆史官不同故立名有異泰誓未戰而誓故不言國名泰誓自悔而誓非爲戰誓故舉其國名○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
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
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
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
則孥戮汝

唐孔氏曰發首二句敘其誓言之由王曰已下皆是誓辭○漢孔氏曰天子六軍
其將皆命卿蔡氏曰古者四方有變則六軍之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
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親率六軍以出而又書大戰于甘所以深著有扈
不臣之罪爲天下後世諸侯之戒也李氏曰周禮地官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
鄉六卿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屬於大司徒有事則率其鄉之萬二千
五百人而爲之將屬於大司馬郎此鄉也呂氏曰六鄉兼統六師無事則爲六
鄉有事則爲六師六鄉分職司馬主兵官制也六鄉並將司馬帥一兵制也兩
不相妨甫陽鄭氏曰司馬雖專掌兵至於軍旅大事五官之長咸有事焉冢宰
徵師于諸侯大司徒以旗致百官而治其政今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司寇
帥戮于社○漢孔氏曰各有軍事故曰六事唐孔氏曰鄭玄云變六卿言六事

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徧勑在車之士步卒亦在其
間呂氏曰嗟者發嘆而憫其勞之辭○漢孔氏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所取法
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是則威虐侮慢五行怠惰棄天地人之正道蔡
氏曰威暴殄之侮輕忽之唐孔氏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時各有其德
呂氏曰五行散在天地間爲人爲物皆有五行其或殘害生民廢壞萬物即是
威侮也○漢孔氏曰用其失道故勦絶也截絶謂滅之○漢孔氏曰恭奉也唐
孔氏曰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伐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有所稟承不敢
專也○漢孔氏曰左車左左方主射攻治也治其職右車右勇力之士執戈矛
以退敵御以正馬爲政三者有失皆不奉我命唐孔氏曰歷言左右及御並二
人在一車之上也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
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主
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也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者以戰主殺敵左右用
兵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惟主馬故特言之互相明也葉氏曰古者車戰左
右不失其事爲攻故宣王復古其詩謂之車攻呂氏曰啓之誓師欲嚴部分左
不攻左而攻左御不以範而以詭雖有功亦爲不恭命也師
不以律則臧而凶後世吳起斬先戰而奔敵斬首者蓋斬首之功小亂行之罪
大一亂部分則不可以爲師也○漢孔氏曰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
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張氏曰用命謂恭命○漢孔氏曰天子親征又載社主
謂之社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意張
氏曰弗用命謂不恭命蔡氏曰戮及其子○漢孔氏曰孥子也蘇氏曰戮及其子

曰殛子堯舜之時罰弗及嗣武王數紂之罪曰罪人以族殛戮非聖人之事也言殛子戮者惟啓與湯知德之衰矣然亦言之而已未聞其真殛戮人也○呂氏曰啓承堯舜禹重熙累洽之後未嘗接行陣之事一旦誓師戒飭戎陣如素講然古人之學體用兼全本末具舉於此可見

尚書纂傳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夏書

五子之歌第三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漢孔氏曰啓子也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爲羿所逐不得反國○漢孔氏曰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於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陳氏曰昆兄也唐孔氏曰五人自有長幼故稱昆弟薛氏曰據五人言之則曰昆弟對太康言之則曰厥弟對其母言之則曰五子唐陸氏曰據五人名字書傳無聞仲康其一也洛汭說見禹貢○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五子之歌

五子之歌

漢孔氏曰啓之五子因以名篇程子曰書爲王者之軌範不獨著聖王之事以爲法亦存其失以示戒五子之歌是也○鄭氏曰此篇訓體也○蔡氏曰今文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唐孔氏曰史述作歌之由先敘失國之事○漢孔氏曰尸主也薛氏曰尸如主祭之尸蓋居其位而不爲也經言居其位而不能有爲曰尸者太康尸位是也居其位而不敢有爲曰尸者康王尸天子是也康王居憂聽於冢宰故謂之尸天子非其罪也太康非有他故而遊畋忘反放棄萬機故此言尸位與義和尸厥官同○漢孔氏曰君喪其德則衆民皆二心矣蔡氏曰豫樂也夏諺謂吾王不遊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先王游豫有節皆以爲民非若太康以逸豫滅德也陳氏曰滅喪也德根於性本無可滅之理以其荒淫不反雖謂之滅可也貳攜貳也○漢孔氏曰盤樂遊逸無法度○漢孔氏曰洛水之表水之南山獵過百日不還林氏曰有洛之表言其遠也十旬弗反言其久也○漢孔氏曰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之唐

孔氏曰左傳云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然則羿居窮石窮石窮是諸侯之國說文云羿帝嚳射官貫遠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帝嚳帝堯時皆有羿羿是善射之號非人之名不知羿名爲何蘇氏曰忍堪也陳氏曰距以兵阻之也吕氏曰姦雄何世無之我之理正則彼無凶而入苟有間隙彼必投之此羿所以因民弗忍而距之也曰因者明禍亂之本在此而不在彼也使秦皇不築長城起阿房陳勝吳廣何所因使隋煬不治宫室伐遼東李密王世充何所因真氏曰禹之功與天地並甫及再世太康以盤遊之樂遽至失國天命之靡常而前人之功不可恃如此自是羿專夏政寔浞又殺羿而代之非少康君臣辛苦經營則禹不祀矣太康逸豫以一朝而失之少康布德兆謀四十餘年而後克復失之易而復之之難如此○漢孔氏曰御侍也侍太康陳氏曰太康爲有窮所距故五子從母徯洛○漢孔氏曰怨其久畋失國吕氏曰此怨非仇怨之怨乃怨慕之怨故五子之歌當以詩體觀小弁父子之怨也五子之歌兄弟之怨也所謂垂涕泣而道之哀而不傷也○漢孔氏曰述循也歌以敘怨唐孔氏曰其一曰皇祖有訓其二曰訓有之是述大禹之戒也其三恨亡國都其四恨絕宗祀其五追悔無及直是指怨太康非爲述祖戒本述成作歌因即言及時事故言祖戒以摠之○林氏曰後世作詩者每篇皆有小序言其詩之所爲作其原蓋出於此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呂氏祓章指見篇末○唐孔氏曰五子作歌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辭相連接自爲終始必是五子之歌相顧從輕至甚其一其二蓋是昆弟之次或是作歌之次○漢孔氏曰皇君也君祖禹有訓戒蘇氏曰民可近者言民可親而不可疎不可下者言民可敬而不可賤○漢孔氏曰言人君當固民以安國蔡氏曰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本既不固雖彊如秦富如隋終亦滅亡而已呂氏曰此二句百世興王之定法禹受位於舜其相傳之要曰可畏非民曰后非衆罔與守邦窮廣之久見之精切故作訓以戒子孫堅決著明○漢孔氏曰言能畏敬小民所以得衆心陳氏曰一猶悉也呂氏曰禹言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此敬畏之心見天下實有此理匹夫之志萬鈞之勢不能奪之一能勝予之實也不見是謀備其微鄭氏曰圖謀也呂氏曰明則易見暗則難知在上之人易有不明之怨勢均體敵有怒面言何所不明若人君結怨於民民不敢言而敢怨故其怨常暗而不明日深一日發則不可救聖人所以旁通下情欲圖於不見也巽齋歐陽氏曰聖賢之君未有不畏民之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圖之不見不使之至明也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弭之於小

不使之至大也小人怨汝詈汝皇自敬德聞有怨則懼不問召怨之有無也○漢孔氏曰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懍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危懼甚陳氏曰馭與御同唐孔氏曰經傳惟茲言六馬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鄭玄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阯四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以言之蘇氏曰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敵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天子所恃者人心而已○漢孔氏曰惟敬則不驕貢氏曰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後世之君以一身肆於民上視禹之訓宜知所戒矣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呂氏祓章指見篇末○林氏曰此亦禹訓蒙上皇祖之文○漢孔氏曰作爲也迷亂曰荒色女色禽鳥獸甘嗜無厭足峻高大雕飾畫此六者棄德之君必有其一有一必亡況兼有乎林氏曰宇室宇牆垣牆也呂氏曰凡事皆有其則夫婦之正蒐狩之常酒以養禮樂以道和棟宇之居垣墉之備皆不可廢至於荒迷甘嗜峻雕是踰其則矣一踰其則即有亡之理○應氏曰禹非徒以空言警後世創册淫之失謹遊豫之度惡旨酒卑宮室凡訓之所戒皆身之所履也○

眞氏曰禹之戒凡六言二十有四字耳而古今亂亡之釁靡不由之凜乎不可犯也意者大禹作之而使子孫誦而傳之乎爲人主者能以此大訓揭之座隅銘之楹席則保國之金湯全生之藥石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呂氏敬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陶唐帝堯氏都冀州蔡氏曰堯初爲唐侯後爲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唐孔氏曰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里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陳氏曰冀方冀州之方猶詩言徐方孫氏曰夏有天下而獨曰冀方指根本之地而言也○漢孔氏曰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自致滅亡朱子曰紀者如絲之有紀綱者如綱之有綱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綱無綱則不能以自張李氏曰言失道而及亂紀綱道與法非二事也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隊亡厥緒覆宗絕祀

呂氏敬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若萬國爲天子典爲經籍則法貽遺言仁及後世蔡氏曰明明明而又明也張氏曰皇祖尊之也我祖親之也陳氏曰典則皆法也典者萬世之常經若周官六典是也則者一時之成式若周官六則是也○漢孔氏曰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林氏曰五權之法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百二十斤爲石鈞石五權之最重者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是權者法度之所自出也舉鈞石則五權可知舉權則度量準繩可見石言關鈞言和互文耳陳氏曰王府王國府庫也○漢孔氏曰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亡陳氏曰其後少康以一旅祀夏配天是夏之宗卒不覆緒鄭氏曰覆滅絕斷也林氏曰禹之緒卒不絕也此章雖則云然以其有滅之理亦如詩正月言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耳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顛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呂氏敬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曷何也言思而悲林氏曰嗚呼嗟嘆之辭陳氏曰悲痛傷也○漢孔氏曰仇怨也言當依誰以復國乎林氏曰匹夫匹婦之怨不可犯況萬姓仇予宜其失所依也○漢孔氏曰鬱陶言哀思顛厚色愧忸怩心慙朱子曰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漢孔氏曰言人君行已不慎其

德以速滅敗雖欲改悔其可追及乎陳氏曰太康失邦病根在不敬謹故五子之歌以是始終焉故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陳氏曰五子不咎羿而曰萬姓仇予不咎百姓而曰弗慎厥德不咎太康而自怨自艾終之以不可追而已所謂怨而不怒也呂氏曰此章讀之使人惻然見兄弟一體之至太康失道仇不在弟五子無失何以怛怩蓋視太康所爲如己爲之如出太康之口代爲太康寒心略無忿嫉不平之意皆眞情篤友之所形見也

○總說五章意○呂氏曰五子之歌一章遠思大禹敬民之訓二章尋咎其取亡之端三章痛惜帝統之亂亡四章反覆家緒之本末五章其情極矣盡取其憂愧歸之於己觀其俯仰高下節奏所在五子之心爲如何○林氏曰詩雖本於三百篇實本於虞夏之世舜皐賡歌其言安以樂所謂治世之音也五子之歌其言怨以怒所謂亂世之音也是二歌雖載於書實詩之淵源也

尚書纂傳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七

後學　王天與　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　翼夫　增校

胤征第四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漢孔氏曰羲和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太康之後沈湎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朱子曰湎飲酒色變也○漢孔氏曰胤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陳氏曰書既言胤后承王命徂征故序省文但言胤往征之○陳氏曰堯作曆象舜作璣衡蓋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羲和廢時亂日使人君上失奉天之道下失生民之務其罪大矣而先儒於此書疑焉者蓋以時日爲輕也○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胤征

胤征

林氏曰此篇誓體也○

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
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夏氏曰此史敘作胤征之意○漢孔氏曰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漢孔氏曰仲康命胤侯掌王六師爲大司馬新安王氏曰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天子六軍然師訓衆故亦稱六師○漢孔氏曰舍其職官還其私邑以酒迷亂不修其業葉氏曰王朝卿大夫皆食其采地於畿內以其臣主之曰邑○漢孔氏曰就其私邑往討之林氏曰或言胤侯或言胤后蓋以諸侯入爲王朝公卿故稱后如禹稷伯夷稱三后周公君陳畢公亦稱三后○蔡氏曰蘇氏以爲羲和貳於羿忠於夏故羿假仲康之命命胤侯征之今觀篇首云云蓋史臣善仲康能命將遣師胤侯能承命致討未見貶仲康不能制命而罪胤侯之爲專征也若果爲篡羿之書則亂臣賊子之所爲孔子亦取之乎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
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后侮歲沈酣
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

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顚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
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
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
王之誅

夏氏曰此引古訓以正羲和之罪○漢孔氏曰羲和之罪○漢孔氏曰暫言勑之嗟說見甘誓陳氏曰有衆所部之衆○漢孔氏曰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訓爲世明證所以定國安家陳氏曰聖先聖也以其定謀謂之謨以其垂教謂之訓蔡氏曰下文即謨訓之語○漢孔氏曰言君能慎戒臣能奉有常法蔡氏曰謹恐懼修省以消變異也天戒日蝕之類常憲奉法修職以供人事也王氏曰日有變王爲之懼者謹天戒也不敢廢時亂日者有常憲也○漢孔氏曰修職輔君明明說見五子之歌吕氏曰不言輔弼而言修輔修者輔弼之工夫人臣自課於朝夕者也人君有本然之明若非人臣所能致而得臣輔之則明而又明有日新無疆之意○漢孔氏曰孟春布令憲禁之時與周官正月始和同義唐孔氏曰適人不知其義薈訓爲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爲名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爲之舌有金木之異周禮敎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敎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

木鐸于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陳氏曰徇巡而示之也徇于大路欲其無不聞○漢孔氏曰官衆衆官更相規缺百工各執其所治枝藝以諫陳氏曰規運筵以爲圓者也以喻規正之義李氏曰工執藝事如匠慶因宮室之事伶州鳩因鐘律之事醫和因療疾之事諫及國政是也○左氏傳師曠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諫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故夏書曰云云諫失常也○漢孔氏曰言百官廢職服大刑王氏曰責難於君謂之恭不諫則謂之不恭陳氏曰常刑刑之有常不變者後世從諫之君賞諫則有之未聞有不諫而刑者蓋古之時諫者其常不諫者乃失職也後世反是○漢孔氏曰顛覆言反倒朱子曰顛仆也夏氏曰言棄德不修若木之顛罪之覆○漢孔氏曰沈謂醉冥失次位也唐孔氏曰沒水謂之沈大醉冥然無所復知猶沈水然胡氏曰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甚則班伯所謂淫亂之源皆在於酒是也陳氏曰畔與叛同違也離去也官所居之職次舍之位○漢孔氏曰俶始擾亂遐遠紀謂時日也林氏曰天紀即歲月日星辰曆數義和世守其職未嘗紊亂至是始亂之遠棄其所主之司謂保其私邑○漢孔氏曰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唐曆志曰新曆仲康五年癸巳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又曰古文集並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沖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林氏曰日月不相輯睦故食孔氏以集爲集合之集非也房有二說或以爲房星日月會於大火之次正在季秋之月朔謂之房星理亦可通然近代善曆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心北矣觀此則以房爲所次之舍其

說爲長○漢孔氏曰凡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責上公救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庶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唐孔氏曰昭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爲孟夏此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謂夏之人以其無目於音樂審日之人以其無目於音樂審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爲奏鼓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周禮瞽矇之官掌作樂樂官用無謂齊大蓋司空之屬庶人是庶人在官者胥徒也林氏曰漢上材虎圈有嗇夫又有鄉嗇夫是執役之賤職唐陸氏曰車馬曰馳步走曰走○漢孔氏曰主其官而無聞知於日食之變異所以罪重○漢孔氏曰闇錯天象言昏亂之甚呂氏曰不曰干仲康之誅蓋一循乎天理已不得而與也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

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林氏曰此戒飭吏士之辭○漢孔氏曰政典夏后爲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
治典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不及謂曆象
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況廢官乎林氏曰周官政典司馬掌
之肖侯掌六師故舉政典而言蓋大司馬法也軍法有先時後時之誅先時謂
先期而進是邀功也若漢班勇與張朗共攻焉耆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俱至
焉耆朗欲邀功乃先期徑入焉耆是謂先時蓋不與大將軍期會而嗜利輕進
不可不誅故殺無赦不及時謂後期而至是逗遛也若漢遣霍去病等擊匈奴
公孫敖出北地雖過居延斬虜三萬級亦以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謂不及時
蓋與大將軍期而不至以稽延師期亦可以誅故殺無赦○漢孔氏曰將行也
奉王命行王誅○漢孔氏曰以天子威命督其士衆使用命蔡氏曰天子討而
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肖侯得天子討罪之權肖侯之征羲和得諸侯
敵愾之義呂氏曰曰奉將天罰曰同力王室曰欽承天子威命將帥但知承王
命王者但知奉天討皆不敢認爲己權則人君安敢輕兵人臣安敢專命士卒
安敢犯命○漢孔氏曰山脊曰岡崐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玉許氏曰俱皆也焚
火灼物也○漢孔氏曰逸過也天王之吏爲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
害玉猛火烈矣又烈於火王氏曰吏奉將天罰故曰天吏朱子曰烈熾盛貌猛
暴也○漢孔氏曰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羲和罪人之身其脅從距王師者皆
無治鄭氏曰脅迫脅也○漢孔氏曰言其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吏新

一無所問唐陸氏曰汙涴泥著物也陳氏曰與猶許也○漢孔氏曰嘆能以威
勝所愛則必有成功以愛勝威無以濟衆信無功林氏曰此威非刑威之威
果斷之威此愛非仁愛之愛乃姑息之愛鄭氏曰克勝也濟成也新安王氏
若魏絳戮楊干穰侯斬莊賈皆威克厥愛也趙盾不能止趙穿荀林父不能
先穀皆愛克厥威也愛克威則主將不嚴三軍不肅鼓之不進金之不退未
不敗者○漢孔氏曰言當勉以用命戒以避戮○呂氏曰夏書存於後世者
少因肖征可以考官名法度人物軍旅之事
顯然備具想當時廢職者惟羲和一人而已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厥猷

唐陸氏曰此下五亡篇舊解是夏書馬融之徒以爲商書兩義俱通唐孔氏曰
自此以下皆商書也孔以經亡序存無所托不可以無經之序爲卷首故附于
此卷之末

按此當從舊解以爲夏書蓋以商書西伯戡黎例之帝告
厥猷湯征等書正湯爲夏諸侯時事其爲夏書信而有證

○漢孔氏曰十四世凡八徙國都唐孔氏曰殷本紀云契生昭明昭明卒子相
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
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
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天乙是爲成湯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尸

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丘及今湯居亳亦見經傳者有此四遷餘四遷未詳聞也鄭玄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左傳閔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漢孔氏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唐孔氏曰鄭玄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臣瓚云濟陰亳縣是也今濟陰亳有湯冢皇甫謐云亳今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湯冢其西又有伊尹冢杜預云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說不同未知孰是○漢孔氏曰告來居治沃土二篇皆亡唐孔氏曰經文既亡其義難明所言帝告不知告誰序言從先王居或當告帝嚳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漢孔氏曰爲夏方伯得專征伐○漢孔氏曰葛國伯爵廢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湯始伐之伐始於葛唐孔氏曰皇甫謐云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漢孔氏曰述始征之義也亡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

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漢孔氏曰伊尹字氏湯沈於桀唐孔氏曰孫武丘書及呂氏春秋云伊尹名摯○漢孔氏曰醜惡其政不能用賢故退還○漢孔氏曰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不期而會曰遇夏氏曰北門亳之北門○漢孔氏曰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亡張氏曰惜二篇之亡不得見湯尹之心而孫武乃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以伊尹爲反間甚可怪也

尚書孔傳參正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八

後學 王天與 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 翼夫 增校

商書

湯誓言第一

漢孔氏曰契始封商湯遂以爲天下號唐陸氏曰凡三十四篇十七篇存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言

龜山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又曰湯伐桀爲時中林氏曰聲罪致討曰伐唐陸氏曰桀夏末天子也漢孔氏曰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或問以升陑爲出其不意如何朱子曰今不的見陑是何地何以辨其正道奇道要之湯決不爲後世之譎詐若陑是取道近亦何必迂路蘇氏曰升自陑紀事之實猶泰誓言師渡孟津

○漢孔氏曰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唐孔氏曰皇甫謐云今安邑有鳴條陌○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湯誓○林氏曰此篇亳衆憚於征役故湯告以弔伐之意蓋誓於亳宮序云云乃若臨戰而誓者蓋序總載其伐桀之詳而繫以本所誓師之語非謂行至鳴條而誓若牧誓之類也

湯誓

漢孔氏曰戒誓湯士衆唐孔氏曰此經皆誓辭也甘誓言泰誓言牧誓言發首皆有序引別言其誓意記其誓處此與費誓惟記誓辭不言誓處者史非一人辭有詳略也○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

夏氏曰此湯言夏有可誅之罪○漢孔氏曰湯稱王則此桀於一夫林氏曰湯武誓師時桀紂猶在王曰者史官追稱也湯武稱王必於克夏勝殷之後夏氏曰格猶言格汝舜格汝禹之格悉盡○漢孔氏曰稱舉也舉亂以諸侯伐天非我小子敢行此事桀有昏德天命誅之今順天夏氏曰稱台小子猶後世寡人謙辭也王氏曰以常情言之以臣伐君疑於亂矣以天命言之湯所謂天吏非稱亂也○漢孔氏曰汝汝有衆我后桀也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薛氏曰有衆者商邑之民也我后者商民指湯言之也蔡氏曰穡刈穫也割斷也亳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桀之虐焰所不及故不知夏氏之罪而憚於桀之勞反謂湯不恤亳邑之衆舍我刈穫之事而斷正有夏也張氏曰正即下文不敢不正之正○漢孔氏曰不憂我衆之言薛氏曰汝衆憚於征役之言我固聞之矣○漢孔氏曰不敢不正桀罪誅之朱子曰讀書且先求聖人之心如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眞氏曰武王謂予弗順天厥罪惟鈞是亦湯之心也○漢孔氏曰今汝其復言桀惡宜亦如我所聞之言蔡氏曰湯又舉商衆言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漢孔氏曰言桀君臣相率爲勞役之事以絕衆力謂廢農功相率割剝夏邑居謂征賦重馬氏曰率盡也盡竭絕衆力也蔡氏曰割如劓割夏邑之邑○漢孔氏曰衆下相率爲惰不與上和協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汝俱亡欲殺身以喪桀呂氏曰桀爲威虐天下宜奔走畏懼而乃盡怠者蓋威虐之極必至墮弛民至不聊生之地自知必

大五七八九百十七

死則苟且度日耳雖有威虐其如之何朱子曰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漢孔氏曰兇德如此我必往誅之朱子曰湯之征伐只知一意救民不知其他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呂氏曰此申言賞罰以堅衆心○漢孔氏曰賚予也汝庶幾輔成我我大與汝福賞陳氏曰致推而至之於彼也○漢孔氏曰食盡其言僞不實唐孔氏曰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哀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蔡氏曰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也○漢孔氏曰不用命孥戮誅見甘誓言○呂氏曰禹征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乃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已不同矣湯誓師之辭與啓相若而又曰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世變風移聖人不得不然亦敬心愈加之意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漢孔氏曰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勾龍者故不可而止唐孔氏曰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之神自古以來有天下者莫不祭之湯既勝夏欲變置其社使勾龍配食而不可更立他神故不可而止也○薛氏季宣曰湯之遷社蓋以其功德之報而已非有所祈也故不可作○陳氏大猷

尚書篇纂傳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篇纂傳卷第九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商書

仲虺之誥第二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漢孔氏曰自三�final而還大坰地名唐孔氏曰大坰未知所在當是定陶向亳之路所經○漢孔氏曰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爲湯左相奚仲之後呂氏曰湯伐桀歸至大坰在中路間仲氏即作誥蓋湯既勝夏愧心頓發苟不急銷釋之則過而不化有害進修之業矣○唐孔氏曰史録其言作仲虺之誥序不言作仲虺之誥以理足文便故略之

仲虺之誥

漢孔氏曰會同曰誥陳氏曰此告君之書古字告誥通用召誥洛誥同蔡氏曰古文有今文無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爲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蘇氏曰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桀奔于此湯不殺也呂氏曰慙愧也湯居萬世君臣之始變故自以爲慙德朱子曰湯武固是反之細讀其書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鄭氏曰恐懼也曰湯言口實謂藉口也陳氏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若燕噲於子之是也湯武征伐而有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爲口實此湯之所以恐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陳義誥湯可無慙○漢孔氏曰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漢孔氏曰言天生聰明是治民亂聰明說見堯典○漢

孔氏曰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呂氏曰有夏昏德正與聰明相反○漢孔氏曰言天與王勇智應爲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服鄭氏曰勇果決也智知識也呂氏曰勇智非自外來即聰明之發見陳氏曰立本爲標準謂之表表而正之使萬邦皆正所謂天生聰明時乂也蔡氏曰湯革夏而纘舊服武王革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也○漢孔氏曰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慙呂氏曰典即萬世常行之理眞氏曰湯之伐桀自謂不幸而處變故有慙德蓋以爲不獨有愧於人亦將有愧於天仲虺解之曰此特循其常道以順天命而已蓋變而不失其正即所謂常也○漢孔氏曰矯誣僞也吳氏曰如矯制之矯誣僞也○漢孔氏曰如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此類是也○漢孔氏曰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衆言爲主也蘇氏曰臧善也呂氏曰有夏昏德衆民亦居憯然之中用湯以開明之使如醉夢之得醒

故曰爽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黨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簡略也賢而無勢則略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蓁多有徒衆無道之世所常鄭氏曰附親附勢權勢也○漢孔氏曰

始我商家國於夏世欲見前朝除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皷鼗朱子曰穀之始生者曰苗莠似苗之草秕糠秕也林氏曰以桀喻苗粟以湯喻莠秕此言勢之危而立於此時必不見容也○漢孔氏曰言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況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理蔡氏曰戰戰恐懼貌朱子曰此仲虺分明言事勢不容住我不誅彼則彼將圖我矣後人多曲為之說以諱之要之自是往不得○林氏曰史記稱桀召湯而囚之夏臺雖不見於經以仲虺之言觀之則史記信矣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傒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唐孔氏敍章指見篇末○史氏曰仲虺稱惟王言湯之所為天下一人而已○漢孔氏曰不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資財貨利言不貪也既有盛德兼有此行呂氏曰仲虺見聖人之的故其稱湯不為高大之論而實非聖人莫能至聲色貨利不邇不殖自非純乎天理無一毫人欲安能如此

林氏曰老子云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有天下舜禹之禪湯武之兵天下不以為過者惟其無利之之心故也故仲虺言聲色貨利皆不足以動湯心則其伐夏救民果且有利之之心乎○漢孔氏曰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善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所以能成王業馬氏曰官須用有德之人小人有功者亦或有之但賞之而已林氏曰用人惟己所謂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也呂氏曰用人惟己猶所謂取人以身司馬氏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是則聖賢之意惟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為貴○漢孔氏曰言湯寬仁之德明信於天下蒲氏曰寬雖對仁而言實寓仁中之一事真氏曰六經言仁始於此虞書所謂好生之德安民則惠即仁也而未有仁之名至是而名始著大抵言仁之用至孔子而後言仁之體

按仁字義朱子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又曰仁之道大不可一言而盡也程子謂乾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推此而言則可見矣蓋仁者五常之首也而包四者惻隱之體也而貫四端故仁之為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專言之則曰心之德其實愛之理所以為心之德也今詳此處言仁指愛之理而言真氏所謂仁之用是也

○漢孔氏曰葛伯遊行見曹辰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湯為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唐孔

氏曰乃者却說已過之事朱子曰餉饋也仇餉與餉者爲仇也王氏曰王者之用兵如良醫之治疾惟恐其來之遲故先彼則此怨先此則彼怨張子曰湯征而未至怨者非吏溢辭如郡縣素困幹政亦望一良吏莫非至誠平居亦不甚至於有事則傾望其上之來如解倒懸也天下之望湯是實如父母頹耕頹出莫非實如此○漢孔氏曰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蘇息朱子曰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慶喜也蘇復生也呂氏曰後世用兵師之所至荊棘生焉湯師之至民皆欣然有喜蓋弔民伐罪所至則蘇故其氣象不可與後世同日語又曰夏商之際若臣易位天地之大變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廣漢張氏曰湯未有天下而民已后之亦猶汝墳之詩稱文王爲父母也○漢孔氏曰舊謂初征自葛時蔡氏曰天下之愛戴歸往者非一日矣商業之興蓋不在於鳴條之日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鳴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民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明王之道唐孔氏曰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資賢之實忠是盡心之事良是爲善之稱俱是可用之人所從言之異耳佑之與輔顯之與遂隨便而言之○漢孔氏曰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言正義唐孔氏曰力少爲弱不明爲昧政荒爲亂國滅爲亡兼謂包之攻謂擊之取謂取爲己有侮謂慢其人○漢孔氏曰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林氏曰天之生物因其材而篤焉者培之傾者覆之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此言善者必爲人所助也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此言不善者必爲人所絕也聖人因其常理以應世接物桀有可亡之過無可存之理湯因其將亡推而亡之果何容心哉○漢孔氏曰日新不懈怠自滿志盈溢朱子曰日新須是常接續不已纔有間斷便不可呂氏曰湯安得有自滿之意此書欲解湯之慙所以歷舉德業之盛天命人心之所歸又懼湯以是自滿也故以此語豫防之湯豈有是哉論必至此乃爲備也○吳氏曰日新則日進一日堯舜兢業之事也自滿則日怠一日後世不克終之事也治亂之分在此而已唐孔氏曰萬邦舉遠以明近九族舉親以明疎也九族說見堯典○漢孔氏曰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於民幸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中說見大禹謨義說見皐陶謨朱子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內外交相養之法事在外義由內制心在內禮由外作鄭氏曰制裁制垂遠及裕餘也東

陽馬氏曰昆亦後也後昆猶言子孫眞氏曰懋昭大德即所謂日新其德也此心無時而不勉則其德無時而不明懋之一言乃其機括也懋昭大德者修身之事所謂明明德也建中于民者以身率人之事所謂新民也中者民性之本然惟因物有遷故失其正聖人以一身爲民之極使望而趨之皆歸於中所謂建中于民也然其道豈有他哉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而已蓋事有萬端未易裁處惟揆之以當然之理則舉措當而無一事之不中矣心有萬慮未易執持惟內主於敬而視聽言動不敢肆焉則周旋中禮而無一念之不中矣已之中乃民之所由中也夫王者所以爲法後世者義與禮而已道備於身而無缺則法垂於後而有餘○漢孔氏曰求賢聖而事之蔡氏曰孟子云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夫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舍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有師焉後世之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降抑亦師道之不明也仲氏之論淵流而源要其極而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其可爲帝王之大法也歟○漢孔氏曰自多足人莫之益亡之道呂氏曰謂人莫己若則孤峭特立傲然萬物之上烏得而不亡○漢孔氏曰問則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呂氏曰此皆不自滿之意也仲虺所以諄諄者人君之居入自滿爲甚近也○漢孔氏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慎終如其始○漢孔氏曰有禮昏暴非指人而言蓋欲湯以儆虐戒舜之意

湯豈昏暴者哉此亦虞廷以儆注以儆虐戒舜之意

按此兩說不同左傳載仲孫湫言親有禮

因重固間攜貳覆昏暴舊說蓋依此句法

○漢孔氏曰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蔡氏曰欽崇者敬畏尊奉之意呂氏曰欽崇天道勅天之命之謂欽之工夫至矣又加之以崇欽之至也

○總說一篇意○唐孔氏曰發首二句史述成湯之心次二句湯言己慙之意仲虺乃作誥以下皆勸湯之辭自曰嗚呼至用爽厥師言天以桀有罪命伐夏之事自簡賢附勢至言足聽聞說湯在桀時怖懼之事自惟王不邇聲色至厥惟舊哉言湯有德行加民民歸之事自佑賢輔德以下說天子之法當擢用賢良屏黜昏暴勸湯奉行此事不須以放桀爲惡○蘇氏曰湯之慙德仁人君子莫大之病也仲虺恐其憂愧不已以害維新之政故思有以廣其意者首言桀得罪於天大命不可辭次言雖極陳爲君難難安危禍福可畏之道以明今者受夏非以利己乃爲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解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而湯之所慙來世口實之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夫君臣之分放弒之名雖其臣子有不能盡況萬世之後乎

尚書疑傳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十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商書

湯誥第三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漢孔氏曰黜退也林氏曰黜猶廢夏命不使復承天統○亳說見帝告臣○唐孔氏曰史録其事作湯誥仲虺在路作誥此至亳乃作故次仲虺之下

湯誥

漢孔氏曰以伐桀大義告天
下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夏氏曰此史敘湯作誥之意○漢孔氏曰誕大也陳氏曰萬方猶言萬國唐孔氏曰下云凡我造邦是告諸侯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勠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林氏敍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天子自稱曰予一人嗟說見甘誓吕氏曰明聽提撕振起作其更新之意○漢孔氏曰上帝天也皇說見大禹謨朱子曰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降衷降便有主宰意又曰何故不說降善却說降衷看得衷字是箇無過不及恰好底道理天之生物箇箇有一副當恰好底道理

或問降衷與受中以生之中二字義同異朱子曰左傳云始衷終皆舉之又云衷甲以見看此衷字義本是衷而當中也然中字大槩因過不及而得名如六藝折衷於夫子蓋是折兩頭而取其中之義後人以衷爲善却未親切又問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與程子天然自有之中還是一意否朱子曰只是一意蓋指大本之中也衷說已見皐陶謨眞氏曰聖賢之言衷曰降衷命曰降命才曰降才深味降之一言眞若天之與人交相付受明命赫然不離心目之間也可不敬哉○漢孔氏曰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爲君之道朱子曰恒常也自天而言則謂之降衷自人受此衷而言則謂之性猷即道也道者性之發用處眞氏曰六經言性始見於此伊尹謂玆乃不義習與性成又兼習而言與此言降衷之性亦互相發也

按性字義程子曰性即理也生之謂性又曰性只是實理仁義禮智無一不具

○眞氏曰成湯此言可謂知君師之職矣蓋天能與人以性而不能使之全其性使人全其性者君師之任也天之生民莫不各賦以仁義禮智之性渾然於中無所偏倚所謂衷也然天之降於人者初無智愚之間而人之所受於天者清濁純駁隨其所稟有不同焉必賴君師之作順其有常之性而開迪之舜之徽五典周之敎六德六行皆其事也性本至善因而敎焉是之謂順若其本惡而彊敎以善則是逆之而非順之也觀若之一字則人性之善可見矣順其性使安其道非君不能何謂安父安於孝知其自然而不可違與其當然而不容已然後爲安成湯有天下之初即以此自任故曰可謂知君師之職

也厥後秉彝乃受中之言相繼而發至於孔孟性善之理益明而開萬世性學之源則自湯始○呂氏曰仲虺言惟天生民有欲惟天生聰明時乂與此同但仲虺從情上說乃自本以及末也○漢孔氏曰夏桀滅道德作威刑以布行虐政於天下言殘酷呂氏曰德者性之本有以私欲滅之故曰滅威者性之所本無以私欲作之故曰作人君天下之源其勢甚便作威于上則其酷虐順流于下使轉其機以敷德其勢亦然耳○漢孔氏曰罹被荼毒苦也不能堪忍虐之甚唐孔氏曰荼苦也毒螫人之蟲蛇虺之類○漢孔氏曰言百姓兆民並告無罪稱冤訴天地林氏曰天曰神地曰祇不堪其苦無所赴愬並告于天地神祇以冀拯己屈原云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漢孔氏曰政善天福之淫過天禍之故下災異以明桀罪惡譴寤之而桀終不改或問禍善禍淫如何程子曰此自然之理善則有福淫則有禍又曰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且如說皇天震怒只是理如此又問今人善惡之報曰幸不幸也蔡氏曰災咎也意當時必有災咎之事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漢孔氏曰行天威謂誅之蔡氏曰以天子告萬方故稱予一人對上帝而言故稱台小子陳氏曰將天命之明威明威言其威之明呂氏曰不敢赦深見湯不得已之心如有所督迫而不得已者○漢孔氏曰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唐孔氏曰檀弓云殷人尚白牲用白今云玄牡夏家尚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也夏氏曰必用牡者牲用牡不用牝呂氏曰昭告者湯無一毫私意對越天地鬼神而爲之也林氏曰上天天帝神后后上皇地祇也吳氏曰請求也請罪者請加罪有夏也○漢孔氏曰聿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命吳氏曰請命請百姓之命也天信佑助下民桀知其罪退伏遠屏林氏曰湯以桀爲罪人武王以紂爲獨夫蓋其得罪於天人不復眷君人之道也○漢孔氏曰僭差貢飾也言福善禍淫之道不差天下悉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向華民信樂生李氏曰貢明也朱子曰言天命不差明白易見人得遂其生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鳴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林氏欽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言天使我輯安汝國家蔡氏曰輯和也吳氏曰言爾邦家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漢孔氏曰此伐桀未知得罪於天地蔡氏曰獲得戾罪也○漢孔氏曰慄慄危心若墜深淵危懼之甚陳氏曰慄慄危懼貌隕墜也眞氏曰商頌云聖敬日躋玩此則聖敬日躋之實可見矣○漢

孔氏曰戒諸侯與之更始常慆慢也無從非常無就慢過禁之蔡氏曰戛命已黜湯命維新侯邦雖舊忌惡與更始故曰造邦夏氏曰從如惟耽樂之從之從即如即康功田功之即蔡氏曰匪彝指法度言慆淫指逸樂言○漢孔氏曰守其常法承天美道呂氏曰天休即在爾典中能守爾典則能承天休何者此心恬愉安泰其為休美可知凡福慶之鍾祥瑞之集皆其發見者也○漢孔氏曰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己罪以其簡在天心故也吳氏曰於人言善禮下之辭於己言罪自責之辭朱子曰蔽遮隔簡閱也善與惡天皆知之如天點檢數過相似爾之有善也在帝心我之有惡也在帝心○漢孔氏曰自責化不至無用爾萬方言非所及王氏曰此非謙而過厚之辭乃誠然矣天下有罪豈非天子不能治化故然乎天子有罪萬方何與焉○漢孔氏曰忱誠也庶幾能是誠道乃亦有終世之美陳氏曰曰尚曰亦皆不敢必之辭蓋兢兢不忽之意

○總說一篇意○林氏曰此篇自惟皇上帝至兆民允殖言順天應人伐夏弔民之事自俾予一人至乃亦有終言戒謹恐懼保邦安民之意一篇所話首尾本末與仲虺之言蓋相為表裏

咎單作明居

漢孔氏曰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亡唐孔氏曰馬融云咎單為湯司空

王相臣

尚書蔡傳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十一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商書

伊訓第四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漢孔氏曰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卽子皇極經世紀成湯乙未伐夏卽位至十三年丁未崩唐孔氏曰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史記以孟子二年四年之言遂言湯崩六年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也胡氏曰五帝官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敬宗者尊祖也尊祖者所以親親也兄死弟立不敬宗尊祖本支亂而爭奪起矣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創王業豈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大開後世爭奪之端乎故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偃問曰禮歟孔子曰否立孫孔子魯人宜知先王之故而不以立弟爲

是邵子經世書亦無
外丙仲壬此又可證
按公羊傳一生一及何休註又死子繼曰生兄死弟繼曰及周制傳子商制
則未盡然亦多有傳及長弟者考之世系可見湯崩而立太甲必外丙仲壬
俱幼而太甲嫡孫年長宜立故
程子考究情理定知史記誤云
○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伊訓肆
命徂后三篇漢孔氏曰其二亡

伊訓

漢孔氏曰作訓以教道寸太甲林氏曰訓書之一
體有諄諄警戒之意○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
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

始歲取歲星行一次祀取祭四時一終年取穀一熟蘇氏曰元祀十有二月者
太甲立之明年正月也正月而謂之十二月何也殷之正月則夏之十二月也
殷雖以建丑為正猶以夏正數月亦猶周公作豳詩於成王之世而云七月流
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前年改元亂世之事不容伊尹在而有之不可以不辨
朱子曰商人但以十二月為歲首而不改月號時亦必不改也蔡氏曰乙丑日
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唐孔氏曰祠祭也唐陸氏曰祠于先王謂祭湯
也○漢孔氏曰居位主喪鄭氏曰下朝上曰見蔡氏曰對伊尹言故稱先王對
嗣王言故稱祖唐孔氏曰奉嗣王祗見厥祖謂見湯也或問是時湯方在殯宮
太甲於朝夕奠常在如何伊尹因祠而見之朱子曰此與顧命康王之誥所載
冕服事同意者古人自有一件人君居喪之禮但今不存無以考據蓋天下諸
侯既有天下國家事體恐難與常人一般行喪禮○漢孔氏曰在位矣陳氏曰
敘侯甸於羣后之首者二服在五服之先也意者四方諸侯猶未盡集特侯甸
近服之始至者歟○漢孔氏曰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朱子曰冢宰大宰
也蔡氏曰冢長也禮有家子家婦之名周人亦謂之冢宰○漢孔氏曰湯有功
烈之祖故稱焉呂氏曰明言有著力之意陳氏曰火猛為烈喻功德之顯著也
成德成全無虧也以久遠之事告人人未必信聽以祖宗艱難起家之事告子
孫則莫不深信固守故五子述禹之戒伊尹言湯之德周召陳文武之
業堯舜雖大聖未暇及也呂氏曰太甲方在喪而作訓乘其心之虛也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

莫不寧曁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夏氏曰此首言夏商興亡以戒太甲○漢孔氏曰先后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言能以德禳災呂氏曰方者常常如初久而無一毫倚滯之意日新之謂也德者天地萬物實然之理聖人與天地萬物自然各得其理矣○漢孔氏曰莫無也言皆安之唐孔氏曰山川鬼神謂山川之鬼神也○漢孔氏曰雖微物皆順之明其餘無不順唐孔氏曰鳥獸在陸魚鼈在水○林氏曰德合於天故無天災山川鬼神皆安其居而不為妖不為厲鳥獸魚鼈各順其情而不為怪不為孽此所謂無有天災也○漢孔氏曰言桀不修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於我有命商王誅討之蔡氏曰假借也有命有天命者謂湯也呂氏曰假手深言伐桀非湯純是天意○呂氏曰夏之先后懋德如此宜可憑藉扶持固億萬年之基本子孫纔爾不率天遂降之以災天理感應之速反覆手間耳感應之理存於懋德之中災咎之理存於弗率之中後世人君所以敢於為惡皆恃天下為己有伊尹之言所以奪太甲之所恃○漢

孔氏曰造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亳蔡氏曰明條目之所宅也湯所宅言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亳都也○漢孔氏曰布昭敷著也聖武即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呂氏曰虐與寬對湯之伐桀無他不過取其相對者代之如易東為西而已○漢孔氏曰欲其慎始呂氏曰太甲雖累於欲縱而即位之初必且改志易慮亟告之以嗣德在初乘其天理之正發而開導之也○漢孔氏曰言立愛敬之道始於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洽四海蔡氏曰孝悌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植也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子云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眞氏曰此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

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
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
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陳氏曰此又言成湯之治己治人者以戒太甲○漢孔氏曰言湯始修爲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張氏曰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有禮義以相維謂之人紀傳云禮義以爲紀又云紀散而衆亂呂氏曰舜嗣位而慎五典禹受命而敍彝倫湯歸亳而肇人紀之修武王勝殷而汲汲攸敍之訪爲君爲師第一事也唐孔氏曰先民古賢人也○克明說見堯典○漢孔氏曰事上竭誠呂氏曰克忠最難看湯放桀以臣易君豈可言忠不知湯之心最忠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何嘗須臾替眞氏曰爲下之爲去聲爲民則能盡其心也左氏傳季梁曰上思利民忠也

按忠字義眞氏曰忠之爲義先儒以中心釋之又以盡己言之蓋本諸心而無僞者忠也發乎己而必盡者亦忠也其實一而已聖賢言忠不專於事君也爲去聲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教人以利散民無適而非忠也此章爲下克忠二說姑兩存之

○漢孔氏曰使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過鄭氏曰備全檢律也朱子曰是湯急己緩人之意○漢孔氏曰言湯操心常危懼動而無過以至爲天子此自立之難袁氏曰以至猶云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以爲善者也○漢孔氏曰布求賢智使師輔於爾嗣王言仁及後世孫氏曰敷求者求之非一方孟子云湯立賢無方○漢孔氏曰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蔡氏曰制作官刑官府之刑也王氏曰湯豈眞以刑加之哉儆戒之而已○漢孔氏曰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呂氏曰觀湯之時以恒舞酣歌爲戒則知靡靡之樂非作於商紂之時鄭衛之音非起於衰周之際陳氏曰宮室皆屋宇別言之則宮者總其全室則房室也于宮于室互文唐孔氏曰巫以歌舞事神故歌舞爲巫覡之風俗也陳氏曰風者風俗之風謂足以使人動而化也○漢孔氏曰殉猶求也敢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田獵是淫過之風俗遊畋說見五子之歌眞氏曰殉猶殉葬之殉以身陷其中而不顧者也○漢孔氏曰御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者年有德疎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鄭氏曰遠棄耆老昵暱也蔡氏曰倒置悖理曰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也○漢孔氏曰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亡家之道諸侯犯此國亡之道唐孔氏曰三風十愆巫風二淫風四亂風四也呂氏曰有一云者非謂止有其一也有其一則九者從而有如一好恒舞則酣歌貨色之類駸駸爲矣有一云者蔑其病於未萌也陳氏曰呂氏云云蓋謂有其一未至於喪亡耳夫九者之病固有相因者然若耽於一喪亡必至親見士大夫子弟以詩酒器玩之類亡家者蓋心溺於此則餘事皆廢此數者皆世雅好猶足以亡家況此十者何必備而後至喪亡哉○漢孔氏曰喪亦亡也○漢孔氏曰邦君卿士則以諍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斁其額涅以墨蒙士例謂下士以諍友僕

隸自匡正唐孔氏曰墨刑所謂墨罪五百是也劉氏曰左傳叔向云貪以敗官爲墨貞氏曰臣不正君而加以貪墨之刑者蓋人臣所以不諫以貪官固位故也故不諫之罪與貪墨同使人知不獨貪賄之有罪而貪官者亦有刑垂戒之意遠矣朱子曰臣下不匡之刑蓋施於邦君大夫之喪國亡家者君臣一體不得不然如漢廢昌邑王則誅其羣臣而昔下嶺南亦誅其亂臣龔澄樞李託之類是也又曰湯制此刑正是奉行天討毫髮不差愚蔡氏曰具詳悉也唐孔氏曰蒙謂蒙稱甲小之稱顧氏以爲蒙闇之士○薛氏曰官刑所以戒諸侯卿士而伊尹舉以訓太甲以爲諸侯卿士犯此已足喪國亡家況天子乎伊尹之訓可謂微而婉矣

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蔡氏曰此總結上文而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漢孔氏曰言當敬身念祖德眞氏曰欲太甲敬身而念念不忘也敬之一辭乃治三風祇十愆之藥石○漢孔氏曰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陳氏曰聖謨嘉言即上所述謨即言也洋洋即孔彰也自其謀之於心則洋洋廣大見其慮深思遠也自其發之於言則甚彰明見其善惡有證也○漢孔氏曰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三山陳氏曰不常者去就無定也陳氏曰祥休祥殃各殃百言多也朱子曰觀此則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不爲善而以守正得禍者也○漢孔氏曰修德無小則天下齊慶苟爲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朱子曰慶福也又大學或問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書所謂云云亦是意耳林氏曰如湯之肇修人紀至檢身若不及然後可以爲德之大至於三風十愆有一而亡是不德不在大也昔李常寧云天下之大社稷之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毀之而有餘予嘗三復斯言以爲得伊尹訓太甲之意大禹肇造有夏而太康以十旬遊畋而亂之周之王業自后稷開基凡十餘世而文武始受命幽王以褒姒之一笑而壞之豈不信哉

肆命

漢孔氏曰陳天命以戒太甲亡

徂后

漢孔氏曰陳往古明君以戒亡

尚書纂傳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十二上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商書

太甲上第五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作太甲三篇

漢孔氏曰不明居喪之禮吕氏曰斷以不明原太甲之過也然曰既立不明意者既立之後聲色臭味有以蠱之○漢孔氏曰湯葬地也不知朝政故曰放竜山楊氏曰伊尹放太甲爲時中陳氏曰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篡也蘇氏曰湯放桀伊尹放太甲古未有是皆聖賢不得已之變也故湯以慙德爲法受惡曰此我之所甚病也亂臣賊子庶乎其少衰矣湯不放桀伊尹不放太甲不獨病一時而已將使後世無道之君謂天下無若我何此其爲病與吕實之慙均耳聖人以爲寧慙己以救天下後世故不得已而爲之以爲不得已之變則可以爲道固當爾則不可○漢孔氏曰念常道蘇氏曰思用伊尹

之言也陳氏曰孟子所謂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者也○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太甲三篇上篇是放桐之事中下二篇是歸亳之事此序歷言其事以總三篇也

太甲

漢孔氏曰戒太甲故以名篇唐孔氏曰盤庚仲丁祖乙等皆是發言之人名篇此太甲及沃丁君奭以被告之人名篇史官不同故爲名有異且伊訓肆命徂后與此三篇及咸有一德皆是伊尹戒太甲不可同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以太甲名篇也林氏曰此篇訓體也○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唐孔氏曰史爲作書發端故言此爲目○漢孔氏曰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言王氏曰阿如大陵之有阿保其君如阿平其國如衡蔡氏曰商官名也亦曰保衡吳氏曰君之於臣尊而不名則象其德而爲之號如阿衡尚父仲父之類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

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夏氏曰此言湯及有夏以戒太甲○林氏曰作簡冊之書以陳戒若後世之章疏也○漢孔氏曰顧謂常自在之諟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朱子曰古註顧字此語最好非謂有一物常在面前可見也只是長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又曰自人言之喚做明德自天言之喚做明命今人多鶻鶻突突一似無這明命若常見其在目前則凜凜然不敢放肆許多道理都在眼前又曰顧諟天之明命只是照管得那本明底物事在眞氏曰此語要切在顧諟二字今人俗語云看顧云照顧即此意○漢孔氏曰肅嚴也言能嚴敬鬼神而遠之唐孔氏曰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勾龍稷祭柱棄惟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勾龍柱棄是配食者也陳氏曰宗廟祖宗之廟呂氏曰人心雖渙散至祭祀之時無有不誠敬者故萃渙二卦必言王假有廟伊尹欲收太甲縱欲之失故言此以收其放心○漢孔氏曰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於其身撫安天下眞氏曰湯惟敬天天亦眷湯曰顧曰監可見天人之

交至近而非遠也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漢孔氏曰伊尹言能助其君居業天下之衆陳氏曰辟君也○漢孔氏曰言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基業宜念祖修德陳氏曰基址也緒說見五子之歌○漢孔氏曰周忠信也言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夏都在亳西呂氏曰凡百所爲無不纖悉內而修身外而治朝廷大而治天下全備而無一毫虧缺不滿人意之處如孟子周于德周于利之周王氏曰有終善終也相輔相之臣也○漢孔氏曰言桀君臣滅先王之道德不能終其業以取亡王氏曰罔終不克善終也蔡氏曰太甲之意必謂伊尹足以任天下之重我雖縱欲未必遽至危亡故伊尹以相亦罔終之言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漢孔氏曰以不終爲戒慎之至敬其君道則能終爲君不君則辱其祖眞氏曰辟不辟之言殆甚於漢人所謂帝不諦也然漢君怒而誅之太甲雖無所聽然不聞其怒也此所以卒於思庸歟

王惟庸罔念聞

蔡氏曰此史氏之言○漢孔氏曰言太甲守常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或問舊說庸字絕句竊謂只作一句讀庸訓用如王庸作書以誥之庸如何朱子曰是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

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萬世有辭

夏氏曰此又言湯之勤以戒太甲○陳氏曰作書而不變乃面命而言○漢孔氏曰爽顯皆明也言先王昧明思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唐孔氏曰昧是晦冥爽是將明謂夜向晨也鄭氏曰待俟也旦早也呂氏曰昧爽者昏旦之交是時已大自顯明洗濯其心澡雪其志想當其時存心養性湛然清淨無一毫物累同乎太虛猶日之東升明照天下湯之勤勞受天命宜若可少逸矣猶且若是則下於湯者當何如伊尹所以暗箴太甲之病也○漢孔氏曰旁非一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言訓戒陳氏曰啓開發之迪導達之也林氏曰湯所以孜孜汲汲不遑寧處者惟欲求賢以爲子孫計而已○漢孔氏曰越墜失也無失既言儉德又言愼者蓋德者本然之理愼者用功之地伊尹以此箴太甲之病根也太甲欲縱正與儉德相反眞氏曰儉則心小而爲慮者遠侈則心大而爲謀者疎○漢孔氏曰機弩牙也言修德夙夜思之明旦行之如射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朱子曰虞虞人也王氏曰上弦曰張蔡氏曰括矢末也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者也釋發也蘇氏曰進步有毫釐之差則中有尋丈之遠言人君所爲得失微而禍福大亦如此也○漢孔氏曰止謂行所安止君止於仁子止於孝蔡氏曰安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之者也欽厥止者賢君之事學而知之

者也○漢孔氏曰言能循汝祖所行則我喜悅王亦見嘆美無窮陳氏曰懌悅辭稱譽也表氏曰古人事業不但只了目前直要萬世之下莫不稱贊永圖之驗也

王未克變

蔡氏曰此亦史之言○漢孔氏曰未能變不用訓唐孔氏曰據在後能變故當時爲未能也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張氏曰此伊尹之自言○漢孔氏曰習慣熟也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按太甲氣質本非高明而又縱欲漸以慣熟二者相成也尚書四言性湯誥西伯戡黎言性之本此篇及召誥止是氣質之性○漢孔氏曰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於義無成其過不使世人迷惑怪之朱子曰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也鄭氏曰密親也蘇氏曰使之獨居桐宮密邇先王之陵墓以思哀而生善心此則先王之訓也葉氏曰無使太甲終其世迷而弗悟也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蔡氏曰此亦史辭○漢孔氏曰往入桐宮居憂位言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以安民也○孔氏曰憂則心收樂則心放故王居憂而克終允德蔡氏曰允德實有其德於身也次篇言嗣王克終厥德又言允德協于下故史臣言克終允德以發次篇之義○吕氏曰此篇伊尹未嘗言太甲之非但以先王反覆言之蓋人臣戒君直言其惡必不聽信故言先王之美如此使善惡自相形此伊尹納誨之不可及

尚書質參傳卷第十二上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十二中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商書

太甲中第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夏氏曰此史敘太甲自桐歸時事○漢孔氏曰湯以元年十一月朔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蘇氏曰此亦三年正月也說見伊訓○漢孔氏曰冕冠也踰月即吉服唐孔氏曰王制云殷人哻而祭夏后氏尸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哻哻是殷之祭冠今爲冕者蓋冕爲通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此以冕服蓋衮冕之服也夏氏曰太甲既悔過又適當三年之喪畢冢宰攝政至是可歸故伊尹以冕服奉迎太甲歸亳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夏氏曰此伊尹美太甲之意○漢孔氏曰無能相匡故須君以生須民以君四方蘇氏曰胥匡相正也蔡氏曰言民固不可無君君尤不可失民太甲悔過之初伊尹首言此其喜懼之意深矣○漢孔氏曰言王能終其德乃天之顧佑前家是商家萬世無窮之美陳氏曰疆疆界也呂氏曰味此數語伊尹痛定之辭也使太甲終不變尹將若何克終可想矣

喜慰又如何實云者尹之心可見矣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命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夏氏曰此太甲望伊尹之言○漢孔氏曰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類善也闇於德故自致不善陳氏曰君拜手稽首於臣惟太甲成王於伊周爲然蓋得師保之禮呂氏曰太甲自謂不明序亦以不明言之蓋太甲之病正在不明也林氏曰不類猶不肖也詩云克明克類眞氏曰德者得之於天也天性本善人自昧之則反善爲惡逆天不祥似矣○漢孔氏曰速召也言己放縱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於其身唐孔氏曰欲者本之於情縱者放之於外有欲而縱之縱欲爲一也準法謂之度體見謂之禮禮度一也眞氏曰二字乃太甲受病之源故至此首以目責○漢孔氏曰薛災逭逃也言天災可避自作災不可逃○漢孔氏曰言已已往之前不能修德於其初今庶幾賴教訓之德謀終於善悔過之辭矣氏曰背違也救正也呂氏曰當太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惟恐太甲之不聽及太甲既明之後太甲惟恐伊尹之不言○蔡氏曰太甲固困而知之者然昔迷今復昔晦今明如日月晦蝕一復其舊而光彩煥耀萬象俱新湯武不可及矣豈居成王之下乎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聰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夏氏曰此伊尹告太甲以法湯修德之事○孫氏曰前言王拜手稽首君致敬以禮臣此言伊尹拜手稽首臣致敬以復君○漢孔氏曰言修其身使信德合於羣下惟乃明君蘇氏曰允德信有德也下之協從從其非僞者陳氏曰太甲前日不明于德今日悔過自謂已明故尹迎其端而充廣之謂修身允德協于下然後爲明后耳○漢孔氏曰言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民心服其教令無有不欣喜朱子曰子愛之如子也悅喜意也陳氏曰孟子云中心悅而

誠服夫悅而不服則玩服而不悅則離服而悅斯爲王者之政所謂畏而愛之也○漢孔氏曰湯俱爲鄰並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言忻戴君來無罰言仁惠蘇氏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附麗於罰者皆君使之湯來則我自無罪矣朱子曰言湯與彼皆有土諸侯而鄰國之人乃曰云云此可見得民心處○漢孔氏曰言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爲是逸豫怠惰林氏曰太甲既克終允德廣而充之惟在勉之而已蔡氏曰湯之盤銘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之懋德如此太甲亦當勉於其德視烈祖之所爲不可頃刻而豫怠也○漢孔氏曰以念祖德爲孝以不驕慢爲恭陳氏曰先祖先也中庸謂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接交接也下臣下也呂氏曰思者日加省察之謂○漢孔氏曰言當以明視遠以聰聽遠唐孔氏曰視戒見近迷遠故言視遠聽戒背正從邪故言聽德各準其事相配爲文呂氏曰明與聰本然之有也惟視遠聽德然後爲本然之聰明人能視而不能視遠有物以蔽之也物不能雜則本然之明見矣人能聽而不能聽德有物以雜之也物不能雜則本然之聰見矣○三山陳氏曰孝與恭臨事而不可忘故曰思聰與明存養於無事之時不爲利欲所汨則所視無非遠所聽無非德故曰惟明惟聰○漢孔氏曰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美無厭

尚書纂傳卷第十二中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十二下

後學　王天與　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　翼夫　增校

商書

太甲下第七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呂氏曰此下至篇終伊尹書一以告太甲○蔡氏曰申誥重告也○漢孔氏曰言天於人無有親疎惟親能敬身者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爲常鬼神不保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蔡氏曰曰敬曰仁曰誠者各因所主而言天謂之敬者天者理之所在動靜語默不可有一毫之慢民謂之仁者民非元后何戴鰥寡孤

獨皆人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於彼也眞氏曰誠字始見於此

按誠字義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謝氏曰誠是實理朱子曰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又曰經傳有以理之實言者有以心之實言者

○漢孔氏曰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陳氏曰王位與天同故曰天位猶言天王天子○漢孔氏曰爲政以德則治不以德則亂蔡氏曰德者合敬仁誠之稱○漢孔氏曰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蔡氏曰堯舜讓而帝之禹讓而帝之啓賢不肖與治同事未必與也必同道而後興道同者事未必同也厲王弭謗秦皇禁偶語景王鑄大錢王莽作泉貨紂積鉅橋之粟隋煬洛口諸倉其事同其亂無不同者與亂同事則亡矣眞氏曰道指全體而言如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是也事指一事而言如大康遊畋夏桀暴虐之類是也必同道乃興宋襄以不擒二毛自比文王不知一事之同而他事之不副其能興乎苟同事必亡三風十愆或有其一無不亡者蓋興之難亡之易如此○漢孔氏曰明慎其所與治亂之機則爲明王明君李氏曰與者與治與亂之謂也陳氏曰伊尹慮其不終故勉以終始慎厥與則爲明明后苟不克終則復爲不明矣蔡氏曰上篇言惟明后此言惟明明后蓋明其所已明而進乎前矣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

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漢孔氏曰言湯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朱子曰成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眞氏曰惟時云者謂敬德之外無復他道也前言敬仁誠而此總之以敬者敬而後能仁敬而後能誠也陳氏曰配合也○漢孔氏曰令善也繼祖善業當夙夜庶幾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眞氏曰成湯之敬德至與天合太甲其可不與之合耶能與湯合則亦與天合矣○漢孔氏曰言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自邇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進德修業之喻未有如此之切者呂氏曰是時太甲悔甚銳見甚力伊尹恐其勇於進而不循序故告以此欲其知下學而上達道在邇而不可求諸遠蓋洒掃應對即精義入神之理家人父子即治國平天下之理皆於實地而用工也○漢孔氏曰無輕爲力役之事必重難之乃可言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陳氏曰輕易也民事治民之事呂氏曰輕者非謂太甲遂輕慢民事慮其既明厥民事自以爲有餘而忘崇敬之意也安者非謂太甲遂安肆厥位慮其既明處大位自以爲無虞而失修省之工也故戒以惟難惟危所以藥其病於既明○漢孔氏曰於始慮終於終思始蔡氏曰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於縱欲以爲今日始若是而他日固改之也然始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寡矣稱宮之事往已今其即政臨民亦事之一初也○漢孔氏曰人以言佛違汝心必

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言順汝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呂氏曰求字最要看大凡逆順之言須以理觀方知是非且逆耳之言亦有不合理處要之合處多不合處少遜志之言亦有合理處要之合處少不合處多求之云者蓋逆耳多是而未必俱是遜志多非而未必俱非但於逆順求合於理然後爲當伊尹之言自有言外意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漢孔氏曰胡何也一人天子天子自稱一人是爲謙辭言己是人中之一耳一也蔡氏曰弗慮何得欲其慎思之也弗爲何成欲其篤行之也唐孔氏曰謂天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葉氏曰慮者思之悉則臣下謂天子爲一人者其義有二一則天子自稱一人是爲尊稱言天下惟一人而已○漢孔氏曰利口覆邦家故特慎焉陳氏曰辯言巧言能亂善惡之實者也祖宗舊政慮之甚詳行之甚久不可輕以巧言亂之蔡氏曰亂之爲害甚於廢也○漢孔氏曰成功不退其志無限故爲之極以安之鄭氏曰伊尹告君而言及臣事者雖復泛說大理亦見己有退心也○吳氏曰上篇稱嗣王不惠于阿衡必其言有與伊尹背違者辯言亂政或太甲所失在此門以寵利居成功己之自處者素定

語既非泛論則上語必有爲而發也眞氏曰辯言亂舊政武帝以張湯而變高祖之約束是也寵利居成功霍光以援立之功據權位而不去是也故武帝末年海內幾亂而光不免赤族之禍伊尹之言豈非萬世龜鑑哉

漢孔氏曰言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於美

○總說太甲三篇意○呂氏曰上篇規諫太甲之病故舉先王之道以爲規模中篇悔過之初故言先王子惠之德以涵養其心終篇已知道矣故申告之以爲君之次序上篇之辭甚嚴中篇和緩終篇復嚴蓋量其可言而後言也○朱子曰伊尹告太甲諸篇極緊切其所以治心修身處雖爲人主言初無貴賤之別又曰許多說話都從天理處中挾出又曰伊尹說得極懇切許多說話重重疊疊說了又說今看來句句是天理

尚書纂傳卷第十三

後學 王天與 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商書

咸有一德第八

伊尹作咸有一德

漢孔氏曰言君臣皆有純一之德以戒太甲○唐孔氏曰百篇之序此類有四荅單作明居周公作無逸作立政與此篇直言其所作之人不言其作者之意蓋以經文明故略之

咸有一德

呂氏曰此篇終始言一德一德之名明百聖之所未明○林氏曰篇内有咸有一德故以名篇亦訓體也○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唐孔氏曰敘其作成之由○漢孔氏曰還政太甲告老歸邑陳德以戒唐孔氏曰太甲既歸伊尹即應還政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初始即政蓋太甲居亳之後即告老也君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是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告歸太甲留之爲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也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陳氏曰此首言天命廢興吉凶皆本乎德○漢孔氏曰以其無常故難信其實吉凶皆由己也諶信也靡無也天難諶者今日而善則福之明日而淫則禍之難必信也命靡常者有德則歸于我無德則去之人無定在也○漢孔氏曰人能常其德則安其位九有諸侯桀不能常其德湯伐而兼之蔡氏曰常厥德所謂德惟一厥德匪常所謂德二三唐孔氏曰九有九州也○漢孔氏曰言桀不能常其德不敬神明不恤下民○漢孔氏曰言天不安桀所爲廣視萬方有天命者開道之○漢孔氏曰天求一德使伐桀爲天地神祇之主呂氏曰至此方露一德之名張氏曰言神主則民主可知○朱子曰此篇先言常德靡德後言一德則一者常一之謂○漢孔氏曰享當也蔡氏曰湯之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漢孔氏曰爰於也於得九州之衆遂伐夏勝之改其正朔民曰正正朔之正夏以建寅爲正商始以建丑爲正革夏正用商正也○漢孔氏曰非天私商而王之佑助一德所以王非商以力求民民自歸于一德蔡氏曰上言一德故得天得民此言天佑民歸皆以一德之故蓋反覆言之○漢孔氏曰二三言不一呂氏曰一則動皆合理故無不吉二三則動皆悖理故無不凶○漢孔氏曰行善則吉行惡則凶是不差德一天降之善不一天降之災是在德唐孔氏曰指人言之故曰在人災祥未至之徵兆則曰災祥其事不甚異也吉凶已成之事不一在人謂人行有善有不善吉凶已在其身故不言來處災祥自外而至故言天降其實吉凶亦天降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陳氏曰此勉太甲君臣應前咸有一德之意○漢孔氏曰其命王命新其德戒勿怠張氏曰太甲即位久矣曰新服厥命自復政時言也夏氏曰服天命謂受命在身如衣被其服而在身也○漢孔氏曰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大學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朱子曰這箇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纔有間斷便不可又曰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不復爲利欲之昏眞氏曰易以日新爲盛德先儒謂人之學不日進則日退故德不可不日新不日新者不一害之也始敬終肆以一出一入之心爲戒作戒輟之事德何自而新乎終始常一則德日新矣○漢孔氏曰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朱子曰四爲字皆去聲爲去者輔其德而不阿其意之所欲爲下者利於民而不徇己之所安戒問如逢君之惡也是爲上而非是爲德爲宮室妻妾之奉也是　下而非是爲民朱子曰然眞氏曰爲云者意有所主之名言人臣之心爲上則爲君成德爲下則爲君牧民意

所主惟此二者二者之外不雜他念然後爲一德之臣○漢孔氏曰其難無以爲易其愼無以輕之羣臣當和一心以事君政乃善夏氏曰人君任用之際既難既愼不敢任用非人又與之和協其心純一其德同心同德相與大有爲於天下可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陳氏曰此言一德之義○漢孔氏曰德非一方以善爲主乃可師言以合於能一爲常德或問或言主善人而爲師若仲尼無恒師之意如何朱子曰非也橫渠說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最好又曰四句三段一段緊似一段德且是大體說有吉德有凶德然必主於善始爲吉耳善亦且是大體說或在此爲善而在彼爲不善或在彼爲善而今日則不善或在前日則不善而今日則爲善惟須協于克一是乃爲善謂以此心揆度彼善耳故橫渠言原則若善之原於一耳蓋善因一而後定也德以事言善以理言一以心言大抵此篇只有幾个一字上有精神須與細看此心纔一便終始不變而有常也協者雖訓合字却是以此合彼之合非己相合之合與禮記協十分藝書協時月正日之協同蓋若揆度參驗之意耳張敬夫謂虞書精一四句與此爲尚書語之言取精密者而虞書爲尤精○蔡氏曰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之義又曰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無遺也咸有一德之書三者之義悉備

按蔡氏不雜不息之說固當至後三語比前說尤備蓋如發於惻隱而不能不雜於內交要譽之私則非所謂無二擇乎中庸而不能不轉移於暮月之不能守則非所謂無息得此失彼而未必備衆善爲統宗會元之歸則亦非所謂并包而無遺惟備此三語之義而後造乎之德之純所謂一也一者心學也故緝其語以備參考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蔡氏曰此言一德之效驗○漢孔氏曰一德之言故曰大能一德則一心張氏曰民始聞號令既贊其言之大及行之久而不變又贊其心之一使左右皆曰大哉一哉未足貴也使諸大夫皆曰大哉一哉未足貴也惟萬姓皆曰大哉一哉然後信乎大且一耳眞氏曰不言德之一而言心之一者推原其所自出也心不一而欲其言之大雖致飾於號令之末未見其能大也○漢孔氏曰言爲王而令萬姓如此則能保安先王之寵祿長致衆民所以自生之道孫氏曰或言天祿或言先王之祿蓋天與之而先王受之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陳氏曰此言一德已盡循不可自足○漢孔氏曰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能整齊萬夫其政可知唐孔氏曰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林氏曰太甲上事七世之廟必其德有可觀而後可太甲下爲萬夫之長必其政有可觀而後可季武子謂諸侯宋魯於是乎觀禮與此觀德觀政意同王氏曰於廟言德者不德則墜厥宗於長言政者政荒則民散○漢孔氏曰君以使民自尊民以事君自生蔡氏曰此即前篇民非后罔以辟四方之意申言君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之意申言君民之相須如此欲太甲不敢忽也○漢孔氏曰上有狹人之心則下無所自盡矣言先盡其心然後乃能盡其力人若所以成功張氏曰自廣則以己爲有餘狹人則以人爲不足鄭氏曰狹卜匹單也一說匹偶也陳氏曰一夫匹微民主甚尊然匹夫匹婦之情苟或攜貳則人主不能成功甚言不可失人心也按自伊訓以下皆勉太甲以德而一德之旨尤精皆託太甲以神民之事而七世之廟萬夫之長歸宿之語尤切太甲於此其必之德之純達於有政上能使七廟之奠安而永綏其祿下能使萬夫之宗戴而永底其生則神民之任有歸嗣王之責少塞矣雖然民者神之主故下文又以君民相須之理言

之必是心慊然常如匹夫匹婦之不獲自盡此堯舜之博施濟衆猶以爲病而伊尹生平所志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己推而內之溝中者盡發其蘊以告太甲言有盡而意無窮也漢孔氏說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諸家因之恐未得本指惟林氏稍當故特取而以此數語足之以備商摧云

沃丁既葬伊尹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漢孔氏曰沃丁太甲子伊尹既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亳孔氏曰世本本紀皆云太甲崩子沃丁立自毫甫諡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李氏曰子讀伊訓等書考伊尹進退之迹昭然明甚而紛紛俗說有以汙之序書者於伊周著之最詳自稷契皐陶而下盡臣道者代不一人而伊周之葬獨紀於書意可見矣○漢孔氏曰訓暢其所行功德之事咎單忠臣名作此篇以戒也亡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漢孔氏曰伊陟伊尹子太戊沃丁弟之子唐孔氏曰殷本紀云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太戊立○漢孔氏曰祥妖怪二木合生七日大拱大拱不恭之罰○漢孔氏曰贊告也巫咸臣名皆亡唐孔氏曰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巫咸者大臣見怪而懼先共議論而後告君○家語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缺法圮以致天孽桑穀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太戊恐駭側身修行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災妖不勝善政○眞氏曰史記云帝太戊立伊陟爲相桑穀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缺歟帝其修德太戊從之祥桑枯死太戊遇災而懼如此故周公稱之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是可謂知中宗之心矣

太戊賛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漢孔氏曰告以改過自新原臣名伊陟原命二篇皆亡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漢孔氏曰太戊子去亳囂地名陳遷都之義亡唐孔氏曰發其舊都謂之遷到彼新邑謂之居李顒云囂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戚云今河南敖倉二說未知孰是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漢孔氏曰仲丁弟相地名在河北亡唐陸氏曰今魏郡有相縣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漢孔氏曰亶甲子圮於相還於耿河水所毀曰圮亡唐孔氏曰皇甫謐以為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

尚書篡傳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商書

盤庚上第九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怨作盤庚三篇

漢孔氏曰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盤庚治亳殷唐孔氏曰鄭玄云盤庚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商本紀云祖乙崩子祖辛立崩弟祖丁立崩開甲之子南庚立崩祖丁子陽甲立崩弟盤庚立五遷說見下文陳氏曰治猶後世言治所謂建都也唐孔氏曰序先亳後殷亳是大名殷是亳內之別名鄭玄云商家自徙此而號曰殷雖兼號為殷而商名不改○漢孔氏曰民不欲徙乃咨嗟憂愁相與怨上林氏曰耿地沃饒易以致富富家巨室安之而閭閻之民則困於蕩析離居盤庚之遷蓋小民之利而富家之所不欲故唱為浮言以搖動小民之情故民咨胥怨也○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盤庚三

盤庚

漢孔氏曰盤庚殷王名殷質以名當唐孔氏曰左傳引爲盤庚之誥則此篇誥辭也○蔡氏曰三篇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三篇倂合爲一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顚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盤庚敎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蔡氏曰史氏將述下文盤庚之訓語故先發此○漢孔氏曰適之也不欲之殷有居○漢孔氏曰籲和也率和衆憂之人出正直之言陳氏曰感憂而林氏曰籲呼也與無辜籲天之籲同矢與舒陶矢厥謨夫子矢之矢同蔡氏曰盤庚率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喻之如下文所云也○漢孔氏曰我王祖乙居耿

言祖乙已居於此劉殺也所以遷此重我民無欲盡殺故蔡氏曰曰盤庚之言也盤庚言我先王祖乙來都于耿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漢孔氏曰言民不能相匡以生則當卜考于龜以徙曰其如我所行林氏曰古之立國必以卜決之如緜之詩云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蒼文公楚丘之遷亦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蓋凡卜筮之事無如遷都之重也○漢孔氏曰先王有所服行敬謹天命如此尚不常安有可遷輒遷唐孔氏曰下云于今五邦自湯以來數之則此言先王總謂成湯至祖乙也鄭氏曰恪敬也○漢孔氏曰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唐孔氏曰此言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囂相耿四處而已唐陸氏曰馬云五邦商丘亳囂相耿也

按漢孔氏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下註云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如此則五遷之說馬氏指定自當○漢孔氏曰今不承古而徙是無知天將斷絕汝命天將絕命尚無知之況能從先王之業乎陳氏曰罔知斷命猶言未知死所○漢孔氏曰言今往遷都更求昌盛如顚仆之木有用生蘖哉蔡氏曰由古文作㐬木生條也唐陸氏曰蘖本又作枿馬云顚木而肆生曰枿王氏曰蘖萌也○漢孔氏曰言我徙欲如此陳氏曰紹者繼於後也復者返於初也業統業也○陳氏曰承天命復祖業綏四方三者盤庚圖遷之本意者耳○漢孔氏曰斁敗也用常故事正其法度言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欲箴規上於此新邑不可不從○漢孔氏曰承天命復祖業綏四方三者盤庚圖遷之本意也○漢孔氏曰斁敗也用常故事正其法度言無有敢伏絕小人之欲箴規上

民而利於巨室巨室扇浮言以鼓惑小民故民咨怨不樂遷而利害之實亂矣其間有欲遷者又爲在位者所沮盤庚推其受病之處故其教民必自在位始合常其故事正其法度蓋先王遷都有故事法度也馬氏曰法度猶言格式小人小民也新安王氏曰箴如箴之治病諫戒之言也蘇氏曰瞽典正法也今民敢相聚怨誹疑當立新法行權政以庶人謗于市此先王之舊典一切之威治之盤庚仁人也其下教于民者乃以常舊事而已言不造新令也以正法度而已言不立權政也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者憂百官有司逆探其意而禁民言也盤庚遷而殷復興用此道歟○漢孔氏曰衆羣臣以下林氏曰使臣民皆至于外庭也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陳氏曰此章以先王之事諭之○王氏曰凡言若曰者或史官述其旨而代作非其自言哉史撮其大意而刪潤之非其本言○漢孔氏曰告汝以法教唐孔氏曰猷謀也林氏曰天下利害本不難知人惟蔽於私利害之實始亂故先告以黜私心則不爲物欲所蔽而利害明矣王氏曰無傲戒之以無違王命無從康戒之以無即安其故處陳氏曰羣臣不遷其病根在此二者按盤庚整言悟人心其言自是斟酌淺深傲上從康大略言其病證耳人心稍服之後故具具王總貨寶之云始痛說病根蓋深恒求深之戒雖君之語臣尚難以驟

○漢孔氏曰先王謀任久老成人共治其政唐孔氏曰此篇所言先王其文無所指斥者皆謂成湯已來諸賢王也下言神后高后者指謂湯耳下篇云古我先王謂先世賢王此既言先王下句王播告之修王用丕欽蒙上之文不言先省文也蔡氏曰舊人者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人也蓋沮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下文人惟求舊一章可見○漢孔氏曰王布告人以所修之政不匿其指鄭氏曰匿隱指意也○漢孔氏曰王用大敬其政教無有逸言逸過也民用大變從化○蘇氏曰不仁者鄙慢其民曰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爲一切之政若雷霆鬼神然使民不知其所從出其肯敷心腹腎腸以與民謀哉今王布告民以所修之政無所隱匿是大敬民也言之必可行無過言也民是以信而變從我也○漢孔氏曰聒聒無知之貌起信險僞膚受之言我不知汝所訟言

何謂唐孔氏曰鄭玄云聒讀如聒耳之聒王氏曰不夷之謂險不衷之謂膚吕氏曰造險膚者諸臣也盤庚不以此待之但謂其所以聒聒者把於輕信險膚之人耳此忠厚之至者也

按此數語皆形容浮言意聒聒如譊譊險謂傾覆膚謂寒淺訟謂紛爭也起信之說吕氏頗優

○漢孔氏曰我之欲徙非廢此德汝不從我命所含惡德但不畏懼我耳陳氏曰含謂含藏不能布宣我之德意也惕畏也○漢孔氏曰我視汝情如視火我不威脅汝徒是我拙謀成汝過林氏曰羣臣肆爲浮言我不於始萌之時遏絶今乃至於無所忌憚使舉國怨咨是我於汝聲言如火焉不於始焚之時撲滅之乃坐視其然遂至延蔓是我之過也吕氏曰盤庚非悔其初不用刑亦非自今以往將以刑加之止欲感動其心如父母於子訓誨之際謂今日如是乃我縱汝所致其恩意爲如何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於昏友不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陳氏曰此總告以遷之利○漢孔氏曰紊亂穡耕稼也下之順上當如網在綱各有條理而不亂也農勤穡則有秋下承上則有福鄭氏曰網罟綱大繩所以

屬綱條條理力勤也唐孔氏曰稼穡相對而言則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穡秋成之名得爲耕穫總稱陳氏曰秋者物成之時王氏曰網在綱申前無徙之戒農服田申前無從康之戒○漢孔氏曰汝羣臣能退汝違上之心施實德于民至於婚姻僚友則我乃大敢言汝有積德之臣陳氏曰盤庚三篇雖禍福利害備陳而所以滌其昏者惟在於治其心耳故黜乃心再見於首篇永肩一心斷斷於終篇之末不宣乃心不盡予同心汝有戕則在乃心各設中于乃心又條見於中篇反覆之詳如此蘇氏曰商之世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欲以苟悅小民爲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施實德于汝民與汝婚友乎勞而有功此實德也夏氏曰所謂積德蓋先王之時爾先正之臣率民以遷則是有積世之德在民也

乃不畏戕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畮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

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陳氏曰此申戒以不遷之害○漢孔氏曰戕大臣彊越於也言不欲徙則是不畏大毒於遠近如怠惰之農廢苟自安逸不彊作勞於田畝則黍稷無所有朱子曰毒禍患畝龍也黍穀名苗似蘆高大餘穗黑色實圓重稷亦穀一名穄似黍而小或云粟也林氏曰盤庚必以農爲言蓋耿地沃饒近利民習奢侈久矣人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盤庚將之亳殷負山阻險非勤則不能生生昔公父文伯之母言聖人之勩民也擇瘠土而勩之勞其民而用之故能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盤庚之意在此張衡西京賦云盤庚作誥宅民以若眞得盤庚之意○漢孔氏曰責公卿不能和諭百官是自生毒害蘇氏曰古善也百姓說見堯典○漢孔氏曰言汝不相率共徙是爲敗禍姦宄以自災之道張氏曰毒曰自生敗禍姦宄曰自災言非自外來無不由己求之○漢孔氏曰鄭氏曰相視憸民小人制宰制也○漢孔氏曰眞其毒在汝身徒奉持所痛而悔之則於身無所及鄭氏曰先猶言倡率也陳氏曰惻者人所求去汝乃奉而養之猶安其危利其菑謂養亞不改也○漢孔氏曰言憸利小民尚相顧於箴誨恐其發動有過口之患況我制汝死生之命而汝不相教從我是不若小民蔡氏曰相視憸民小人制宰制也○漢孔氏曰眞其不情告上而相恐動以浮言不徙恐汝沈溺於衆有禍害陳氏曰浮言虛浮不根不實之言恐嚇沈陷衆民三山陳氏曰盤庚之遷使不欲遷者以告將遂中輟乎曰可否相濟君臣之常使其告也尚得而開諭之今不告盤庚而扇浮言則非矣○漢孔氏曰火炎不可嚮近尚可撲滅浮言不可信用尚可刑戮絕之鄭氏曰焫炎鄉猛撲擊也林氏曰既云予若觀火又云若火之燎于原皆終始相顧以盡其義我○漢孔氏曰我刑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是汝自爲非謀所致唐陸氏曰靖馬云安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于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陳氏曰此以恩舊感動之○漢孔氏曰遲任古賢言人貴舊器貴新蘇氏曰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舊臣盤庚意在人惟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謂老成人但謂求人於世臣舊家耳詳下文意可見若以舊臣人爲老人又何悔老成人之有○漢孔氏曰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法之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蘇氏曰我先王與汝父祖同其勞逸我其敢動用非法之罰於其子孫乎○漢孔氏曰選數

○漢孔氏曰不用老成人之言是侮老之不徒則孤幼受害是弱易之蔡氏曰弱少之也蘇氏曰孤有幼猶言孤與幼張氏曰觀此則不肯遷者特新進羣臣上非老成下非孤幼之罪也○漢孔氏曰盤庚勑臣下各思民於其居勉盡心出力聽從遷徙之謀○漢孔氏曰言遠近待之如一罪以懲之使勿犯伐去其死道德以明之使勸慕競爲善唐孔氏曰此二句相對上言用罪伐厥死下宜言用賞彰厥生不然者上言賞善死是刑之重者舉重故言死有善乃可賞故言彰厥善行賞是德故以德言賞人生是常無善亦生不得言彰厥生故文互○漢孔氏曰有善則衆人之功失也是已失政之罰罪已之義○漢孔氏曰致我誠告汝衆蔡氏曰致告者使各相告戒呂氏曰盤庚所告惟在庭之人在外容有未知者故欲其轉遍相告○漢孔氏曰奉其職事正齊其位以法度居汝口陳氏曰自今至于後日汝當舍其舊而新是圖前日之愆置之勿論矣孫氏曰恭事則無傲上齊位則無從康度口則無浮言三者盤庚深戒也○漢孔氏曰不從我謀罰及汝身雖悔可及乎呂氏曰盤庚本無刑人之意恐人見其勤懇以爲不能用刑故露此意使知之盤庚一書前半篇涵養寬大如此後半篇嚴厲森肅如此於言辭反覆抑揚之中當知其有德量有恩意有措置其含洪包容者德量也其反覆訓誥者恩意也其規畫纖悉者措置也

也言我世世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于烝嘗也所以不掩汝善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乎從汝善善惡而報之唐孔氏曰周禮太宗伯祭祀之名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此大享于先王謂天子祭宗廟也蔡氏曰前言眷及逸勤則曰乃祖乃父此言與予止曰爾祖蓋逸勤則不止一人配享則非有功之祖不與蘇氏曰王言吾固欲選用功臣之子孫然爾祖與先王同享于廟能作福作災者吾亦不敢動用非德之賞於其子孫也○三山陳氏曰此見盤庚賞罰並用既不敢用非理之罰又不敢用非德之賞盤庚之心惟有大公至正而已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

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

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

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陳氏曰此以賞罰終之○漢孔氏曰告汝行事之難當如射之有所準志心中所志乃善蔡氏曰遷固非易事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有不容但已者

尚書纂傳卷第十四中

後學 王天與 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 翼夫 增校

商書

盤庚中第十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以爲盤庚發誥之目○漢孔氏曰爲此南渡河之法用民徙林氏曰作猶行也詩言與子偕作與作一也陳氏曰水行曰涉耿在河北亳在河南故盤庚涉河而南以民遷○漢孔氏曰話善言民不循教發善言大告用誠於衆唐陸氏曰話馬云告也言也亶誠也蔡氏曰亶誠實無妄之謂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曉之盤庚之仁也○漢孔氏曰造至也衆皆至王庭無褻慢呂氏曰朝廷班列公卿前漢孔氏曰升進命使前呂氏曰朝廷大夫士後民又後盤庚急於告民故升進而告之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
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
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
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
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陳氏曰此言當遷之理○吕氏曰當洗心滌慮以聽我言不可怠荒以失我命
命即言也○漢孔氏曰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民亦安君之政相
與憂行君令淳行也少以不行於天時者言皆行天時陳氏曰保愛護鮮少言
無地林氏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固不惟民之承憂民之憂也保后胥感
民亦憂其憂也蘇氏曰古者謂過為浮浮之言勝也承民故民保衛其后相與
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漢孔氏曰我殷家於大降大災
則先王不思故居而行徙林氏曰仲丁河亶甲等書雖亡不見其所以遷之故
以此推之則皆迫於禍災有不得已者○漢孔氏曰其所為視民有利則用徙
莆田劉氏曰厥攸作猶前言盤庚作張氏曰利者利於居處利於穿汲利於耕
稼利於往來利於新穫之類○漢孔氏曰古后先王之聞謂遷事○漢孔氏曰

今我法先王惟民之承故承汝使汝徙惟與汝共喜安非謂汝有惡徙汝今比
近於殃罰○漢孔氏曰言我順和懷此新邑欲利汝衆故大從其志而徙之蘇
氏曰予所以召呼懷來新邑之人者亦惟以汝故也將使汝久居而安以大從
爾志林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
然者此真從衆也○漢孔氏曰試用應氏曰試云者籌之雖已熟而不敢為白
必之辭也王氏曰以遷為安定厥邦則知不遷必有危而不安亂而不定厥邦
也○莆田劉氏曰思忠豫防君之遠慮安土懷居民之淺見亳邑之遷臨以君
今孰敢不從而盤庚不然曰天時曰大虐謂天時當遷非人所能為也曰古我
前后曰古之聞謂先王當遷非自我作古也曰先王不懷雖先王不思此上
矣曰視民利用遷曰惟喜康共盤欲利汝非以害汝欲汝安且樂非欲汝勞且
怨也曰惟民之承曰承汝曰惟汝故曰不從厥志皆屈己以順民非彊民以從
己也古者行利民之政尚恐人情之疑信必耳提面命使之洞曉後世為佛民
之事不顧人情之違順但威驅勢迫劫
以必從嗚呼此盤庚所以為賢王也歟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
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
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

誕勸厥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
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迺續乃命于天予豈
汝威用奉畜汝衆

陳氏曰此言不遷之害○漢孔氏曰所困不順上命蘇氏曰困病也汝不憂我心之病者○漢孔氏曰汝皆大不布腹心敬念以誠感動我是汝不盡忠○漢孔氏曰鞫窮也言汝為臣不忠自取窮苦張氏曰自鞫自苦與自生毒自災于厥身同意○漢孔氏曰言不徙之害如舟在水中流不渡臭敗其所載物汞氏曰正涉河故指舟為喻唐孔氏曰臭是氣之別名古者香氣穢氣皆曰臭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為臭也下文復述此意云無起穢以自臭則此臭為穢之氣也○漢孔氏曰汝忠誠不屬遷古苟不欲徙相與沈溺不考之先王禍至自怒何寤圣乎呂氏曰屬聯屬也民當是時已漸知信惟其信盤庚之心與安土重遷之心二者交戰於是信盤庚之心不相聯屬故告汝若不聯屬此恍心惟相胥沈溺於水患矣蘇氏曰莫或考其利害者自怨自怒何拍於病乎○漢孔氏曰汝不謀長久之計思汝不徙之災苟不欲徙是大勸憂之道蘇氏曰勸憂猶言樂禍○漢孔氏曰言不徙無後計汝何得久生在人上禍將及汝呂氏曰遷都機會止有今日後將無日言將為水所壞也○漢孔氏曰我一心命汝汝違我是自臭敗蘇氏曰命汝一德一心也起穢者未能臭人先自臭也林氏曰穢惡也亦申臭厥載之義○漢孔氏曰言汝既不欲徙又為他人所誤倚曲迂僻蘇氏曰出怨言者或愚人為人所使倚託乃身以為姦迂僻乃心伴迷惑天道○漢孔氏曰迓迎也言我徙欲迎續汝命于天豈以成脅汝乎用奉畜養汝衆鄭氏曰續繼也蔡氏曰前告以汝何生在上謂不遷則有死之道也今告以迓續乃命于天謂遷則有生之道也○莆田劉氏曰邑居墊隘水泉鹵鹹民之通患非君之私憂賢哲徙皆勞苦君彰民之患而民不恤君之憂故盤庚反覆告戒比之上篇尤切乘舟者期於濟弗濟則所載之物臭敗於中流矣行道者期於至弗至則養生之具蕩析於半途矣胥沈言懷安必死於溺也曷瘝言胥怨何損於病也勸憂猶言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也有今罔後猶俗言有今日無明日也自鞫自苦自怒自臭言自作孽也倚乃身迂乃心言趨利避害當勇猛而決烈不當迴曲而前却也迴曲二字乃民心迷惑而然曰欽曰恊曰謀曰思皆自其心之迷惑啓迪之使之曉然更相告語去舊都至新邑溺者更生矣病者有瘳矣憂者怒者鞫者苦者皆樂業矣不遷之害如彼遷之利如此汝曷知所擇乎曰迺續乃命曰予豈汝威曰奉畜汝衆其意愈確訒親切其言愈雍容和緩三代君臣相與如此視秦漢以下語令不侔矣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不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

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
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
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
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
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陳氏曰此以祖父之威靈感動之○漢孔氏曰言我亦法湯大能進勞汝以義懷汝心而汝違我是汝反先人唐孔氏曰殷先世神明之君惟湯耳下高后先后與此神后一也神者言其通聖高者言其德尊此神后言先於高后略而不言高從上省文也薛氏曰勞讀如勤勞之勞謂勞之以遷也呂氏曰此告民故只說爾先蔡氏曰畜養也即上文畜養之義意言我思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我大能畜養爾者用懷念爾故也○漢孔氏曰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於此而不徙湯必大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爲虐我民而不徙乎薛氏曰陳與新陳之陳同張氏曰民者高后之民自高后而言之故曰曷虐朕民○漢孔氏曰不進進謀同心徙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幼孫盤庚自謂比同心湯有明德在天見汝情下罰汝汝無能道言無辭蘇氏曰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張氏曰輔之比同爽與詹蕭所謂其德不爽之爽同詹蕭以諸侯不貳於天子爲不爽此書以民貳於天子爲爽自上與洋洋如在其上同○漢孔氏曰勞之共治人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徙是反祖父之行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汝父祖必絕斷棄汝命不救汝死薛氏曰戕與戕賊之戕同呂氏曰前止言爾先此言祖父者蓋無在位之祖父世有功於王室也我先王既勞乃祖乃父爾祖父既有功於王室今爾子孫正當共與我畜養百姓乃倡浮言以戕害百姓爾祖父必將以美我斷絕汝矣○漢孔氏曰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父祖不念盡忠但念貝玉而已言其貪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言汝父祖開道湯大重下不善以罰汝陳忠孝之義以督之蘇氏曰亂政猶言亂臣其者多取而兼有之謂唐孔氏曰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爲貨如今之用錢然漢書食貨志貝有其事貝是行用之貨也貝玉物之最貴者責其負財故舉二物言之王氏曰古以貝爲貨以玉爲寶後言貨寶互相備也呂氏曰此正當時有位者根本之病蓋民只知懷土重遷其罪多在羣臣具貝玉而不肯遷耳張氏曰既云丕刑又云弗祥者丕刑以人事言之○唐孔氏曰不從君爲不忠違父祖爲不孝欲使從君順祖也○王氏曰先王設教因其俗之善而導之反其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時商俗衰士大夫棄義即利故盤庚以貝玉爲戒此反俗之

惡而棄之也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其俗皆嚴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爲甚故盤庚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爲言此因其俗之善而道之也○莆田劉氏曰上篇已有此論至此又再三申言之謂遷非己意乃我先后及汝父祖之意汝違我可也我先王其可違乎汝祖父其可違乎曰罪疾曰斷棄曰不刑曰弗祥言必至之禍首及我次及汝也曰乃祖先父出我高后說者謂商俗明鬼假設是辭非也二孔以忠孝爲說其說甚正深味此章竊謂物本天人本祖君民之分雖異而其情一也遷國大事念昔先王與汝先人經營創造之艱今我與汝跋履暴露之勤生生之業悉爲區畫通君民爲一家合上下爲一心想聞其語者油然動其君

按此章以忠孝爲說固正然

須兼商俗嚴鬼神之意斯備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勿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莆田劉氏曰此結上文訓誥之辭○漢孔氏曰凡所言皆不易之事蔡氏曰即上篇告汝于難之意○漢孔氏曰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與絕遠棄廢之呂氏曰永敬者敬之工夫相接續也大恤者恤其大不恤其小也盤庚訓誥人之敬心已生顧其私而安土之念復動則敬心又散是暫敬而非長久之敬也顧惜貨財恤其小者耳終被水患生業不保是不恤其大也蘇氏曰遷國大事也君臣與民一德一心而後可相絕遠則殆矣○漢孔氏曰羣臣當分明相與謀念和以相從名設中正於汝心留氏曰盤庚委曲詳諭不曰舍汝之猷而曰分汝之猷不曰舍汝之念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吾固未遽責汝矣自今以始一爲己謀一爲國謀一爲己慮一爲國慮汝尚庶幾焉呂氏曰心本有中何待於設如孟子言求放心求其中故使之設耳○漢孔氏曰不善不道謂凶人顛隕越墜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人而劫奪之姦宄說見弊典呂氏曰暫遇謂時暫相遇於道路以人未必知遂行姦宄此道路中之大病也○漢孔氏曰劓割盲長也言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於新邑○蘇氏曰輕者劓之重者殄滅之鄭氏曰易移也唐孔氏曰易種即俗語云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爲惡故絕其類無使易種於新邑○漢孔氏曰自今以往我用以汝徙長立汝家蔡氏曰往哉往新邑也生生說見前陳氏曰前言安定厥邦此言永建乃家互文見意然篇終但言家又以誘其樂從也○莆田劉氏曰永敬大恤即前所謂欽念以忱也無胥絕遠即前所謂暨予一人猷同心也汝分猷念以相從即前所謂汝不謀長以思乃災也丁寧告戒辭窮理盡然後告之設中乃心蓋人心各有中正之理普迷

而今悟昔違而今順係乎此中之說與不設耳既順矣既遷矣乃至有不順者不道者犯上者奪人之貨者是下愚不移不可語言之人然後殄滅之刑加焉曰往哉生生曰汝何生在上曰汝萬民乃不生生凡三言之謂遷以利民非止利君也曰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曰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凡再言之謂將爲臣民建家非止爲國定都也字字句句起結相應昔人乃謂盤誥詰曲聱牙竊所未喻也

尚書蔡傳卷第十四中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蔡傳卷第十四下

後學 王天與 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 翼夫 增校

商書

盤庚下第十一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蔡氏曰此史氏之言○漢孔氏曰定其所居正郊廟朝社之位新安王氏曰定居謂君有寢朝臣有邑宅民有廛里林氏曰正位者正臣民之位登進于朝而尉撫告諭之○漢孔氏曰安於有衆呂氏曰上篇言王命衆悉至于庭蓋未遷時務在通達中篇言咸造勿褻在王庭蓋正遷時務在嚴肅此篇言綏爰有衆蓋已遷後務在撫安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

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
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
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
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
卜用宏茲賁

陳氏曰此先慰諭其民之辭○漢孔氏曰戒無戲怠蔡氏曰前言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又言迪績乃命于天此復言懋建大命謂勉興天命自此始也陳氏曰建命猶孟子言立命○漢孔氏曰布心腹言輸誠以告志百姓說見上篇曲禮曰洞達不可有纖芥宅晦暗疑惑皆是惟遷都凡事皆然○漢孔氏曰今我不罪汝汝勿共怒我合比凶人而妄言陳氏曰盤庚未嘗含怒猶恐衆人之怒未釋○漢孔氏曰言以遷徙多大前人之功美徙必依山之險無城郭之勞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國古我先王謂遷都者則人謂未遷者前人久居舊邑民不能相匡以生則是居無功矣盤庚言先王以此遷徙故多大前人之功美故我今遷亦欲多前功矣徙必近山則舊處新居皆有

山久而云適於山者言其徙必依山不適平地不謂舊處無山故徙就山也水泉鹹鹵民居墊隘君不爲之徙即是凶惡之德其徙者是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遷之國也○漢孔氏曰水泉沈溺故蕩析離居無安定之極徙以爲之極林氏曰蕩漂蕩也張氏曰極止也罔有定極如詩靡有定止○漢孔氏曰言皆不明已本心陳氏曰震亦動也震動動之甚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乎○漢孔氏曰以徙故天將復湯德治理於我家呂氏曰亳湯舊都盤庚非特欲復湯之故業將欲復湯之法度紀綱聖人所居風聲氣習尚有可考求之以爲治也○漢孔氏曰言我當與厚敬之臣奉承民命用長居新邑葉氏曰我當及此以篤敬恭承民命未遷言永命既遷言永地命以天言地以人言○漢孔氏曰沖童童人謙也弔至靈善也非廢謂動謀於衆至用其善張氏曰由用也唐孔氏曰禮將有大事必謀於衆謀衆乃是常理故言非廢言己不自專也衆謀必有異見故至極用其善者善謀者皆欲遷都也○漢孔氏曰宏賁皆大也君臣用謀不敢違卜用大此遷都大業張氏曰非特不廢人謀鬼神之謀亦所不廢故曰各非敢違卜言自遷都以至亦莫居未嘗不用卜將以大此賁飾王業之事也賁說又見大誥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
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

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陳氏曰此勉諭羣臣使終始爲民之辭○漢孔氏曰國伯二伯及州牧也衆長公卿也唐孔氏曰邦伯邦國之伯也師長衆官之長三公六卿也百執事謂大夫以下諸有執事之官也蔡氏曰三篇皆視民猶痾疾痛切身之意其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未必皆然故告之隱哉以感動之○漢孔氏曰簡大相助陳氏曰懋如懋官懋賞之懋簡如迪簡王庭之簡相如相協厥居之相我其懋汝簡汝相汝當念敬我衆謂念之而不忘敬之而不忽也○漢孔氏曰肩任也我不任貪貨之人敢奉用進進於善者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者則我式序而敬之鄭氏曰貪墨之人損民益己不能念敬我衆者也我則屏而不用果敢恭敬鞠養民生者爲民謀慮使之奠居者此能念敬我衆者也我則敘而用之如式敘在位之敘欽而禮之如欽四鄰之欽生生說見上篇○漢孔氏曰已進告汝之後順於汝心與否當以情告我無敢有不敬蔡氏曰羞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非我之意即不肩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所言也○漢孔氏曰無總貨寶以求位當進進皆自用功德蘇氏曰總聚也莆田劉氏曰又拈起次篇貝玉之言以勵之曰不肩好貨曰無總貨寶可謂反覆告戒之至矣眞氏曰廉雖小善貪乃大惡此盤庚所以有貨寶之戒陳氏曰自庸言以斯民之生生自用爲

已責也生生說見上篇○漢孔氏曰用布示民必以德義長任一心以事君蔡氏曰式敬也敬布爲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久而不替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其賢矣哉孫氏曰一心者人臣成始成終之事故以永肩一心終之

○總說三篇意○唐孔氏曰此三篇皆以民不樂遷開解民意告以不遷之害遷都之善也上中二篇未遷時事下篇既遷後事○新安王氏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小民下篇

總臣民而告之

按此說近之然三篇中皆有告臣民之辭蓋盤庚本意在誥諭胥怨之民而其中責臣之意尤重者以當時君民之情不通皆羣臣爲之間也去其間而後君民之情通

遷都之計定矣

○鄒氏曰盤庚三篇稱天者五所以立其信也稱先王者八所以遠其證也稱先后者二所以近其驗也稱心者十所以黜其私也稱生生者三所以示其公也稱卜者三所以決其疑也稱人者三所以喻之也然則盤庚之爲人亦切矣○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爲之也然則盤庚之爲人亦切矣○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詛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覆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世厲民自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尚書纂傳卷第十四下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十五上

後學　王天與　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　翼夫　增校

商書

說命上第十二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漢孔氏曰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說唐孔氏曰世本云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子武丁立○漢孔氏曰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外野得之於傅巖之谿命說爲相唐孔氏曰巖是山崖之名○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說命三篇上篇言夢說始求得而命之中篇說既總百官戒王爲政下篇王欲師說而學說報王爲學之有益于又屬說以伊尹之功相對以成章史分序以爲三篇

說命

漢孔氏曰始求得而命之林氏曰此記高宗命說之言命之曰以下是也猶徵子之命蔡仲之命之類後世命官制辭其原蓋出此○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
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
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
以台正于四方惟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
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
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蔡氏曰史氏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敘事始如此○漢孔氏曰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王氏曰宅憂居喪也朱子曰舊說以亮陰爲信默鄭氏於禮記又讀作梁闇言居倚廬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其義則古今言殊不可曉矣○漢孔氏曰除喪猶不言政許氏曰免釋也○范氏曰在朝無不諫故曰咸諫○漢孔氏曰知事則爲明智明智則能制作法則朱子曰知猶識也林氏曰天生斯民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明哲者先知先覺之人也實爲法則於天下○漢孔氏曰天下待令百官仰法陳氏曰爲天所子謂之天子式即法也作之謂之則承之謂之式○漢孔氏曰稟受令亦命也陳氏曰三有言則爲命而作則不言則臣民無所稟令而承式之矣上行之爲命下稟之爲令○漢孔氏曰用臣下怪之故作誥我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言不類說見太甲中呂氏曰自古聖賢皆於恐懼用工恐德弗類入聖作德之門也○漢孔氏曰論天與我輔弼良佐將代我言政教呂氏曰恭默者用志不分也思道者沈潛思慮玩索天下至理之所在也眞氏曰此一語最宜深玩非獨人主宅憂之際當然學者平居求道亦所當然程子曰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厥兆先見於夢此理之常或問高宗往求說耶說來入夢耶曰聖言如懸鏡於此有物必照亦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大抵人心虛明善則先知不善亦先知范氏曰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揚雄曰人心其神矣乎高宗之夢蓋誠之形而心之神也或問高宗因思夢說得無近怪矣乎朱子曰精誠之極可與天通此感應之常理耳古之孝子固有得鯉於層冰得筍於深冬者人皆以爲孝誠所格何獨於夢說而疑之耶叔孫穆子之夢豎牛事亦類此但高宗誠其思故夢亦誠叔孫非直以夢而已○漢孔氏曰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於民間蔡氏曰審詳也○漢孔氏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肖似似所夢之形或問傅說版築亦請書否朱子曰不讀書如何有說命三篇之文○漢孔氏曰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子云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之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
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
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
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
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黃氏曰此高宗責說之敎誨○漢孔氏曰言當納諫誨直辭以輔我德呂氏曰朝夕者工夫相續而不間斷也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新安王氏曰訓敎曰誨不曰諫而曰誨蓋屈己以求敎也林氏曰古者置相非特統百官均四海蓋將使之輔其君之德高宗命說不及政事而首言納誨輔德可謂先立乎其大者○漢孔氏曰鐵須礪以成利器礪說見禹貢○漢孔氏曰渡大水待舟楫鄭氏曰巨大楫櫂也○漢孔氏曰言此若詩人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但舉一句兩自三日以往爲霖○林氏曰此若詩人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但舉一句亦足見意或者遂從而爲之說以爲每句皆有所託如王氏謂作礪使治己作舟楫使濟難作霖雨使濟民呂吉甫謂作礪舉一己而聽之作霖雨舉天下而聽之皆附會穿鑿不足取○漢孔氏曰開汝心以沃我

心蔡氏曰沃灌溉也陳氏曰啟乃心開心見誠也沃我之心如水之沃潤萬物有漸漬灌溉之意古之大臣所以格君心者非一日之積蓋有沃潤之漸矣○漢孔氏曰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唐呂氏曰瞑眩者令人憒悶之意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之間或謂之瞑或謂之眩郭璞云瞑眩亦通語也司馬氏曰高宗命說云云蓋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是以人君夙夜求言惟懼不得聞○漢孔氏曰跣必視地足乃無害言欲使爲己視聽鄭氏曰足無礙曰跣傷猶也呂氏曰高宗本明哲之君自慮乃若無能者倚說爲兩目一時不可無說也其望說又甚於前矣○漢孔氏曰與汝並官皆當倡率無不同心以匡正汝君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蹤以安天下張氏曰先王高宗以前之賢王高后則湯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高宗命說納誨輔德反覆丁寧喻必至康兆民而極可謂知人君之職矣○漢孔氏曰敬我是命修其職使有終

蔡氏曰命即上文所命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黃氏曰此說勉高宗之聽從○蔡氏曰答欽予時命之語○漢孔氏曰言木以繩直君以諫明朱子曰繩引繩彈墨以取直者今墨斗繩是也蘇氏曰說以匹

夫得政王虛心待之如此意必有高世絕人之謀今其復王者曰從諫而已大哉仁人之言約而至也唐太宗中主也然所以致刑措去聖人無幾者特以從諫而已說以為此一言可以聖也故商進之以太宗觀之知從諫之可使狂作聖也○漢孔氏曰君能受諫則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諫之言王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者乎呂氏曰主聖則臣直此又充高宗受諫之量高宗本欲求之臣說乃使求之已也

尚書大傳卷第十五上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大傳卷第十五中

後學　王天與　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　翼夫　增校

商書

說命中第十三

惟說命總百官

漢孔氏曰惟傳說受王命總百官之職史特標此句為發言之端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陳氏曰此章皆言憲天聰明之事○漢孔氏曰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立君臣上下龜山楊氏曰明王不以私智自用循天理而已所謂奉若天道也唐孔氏曰建邦謂立王國及邦國設都謂設帝都及諸侯國都樹立也后王謂天子也君公謂諸侯也承者奉上之名后王君公人君也大夫師長人臣也周禮立官多以師爲名師者衆所法亦長之義大夫以下分職不同故官各有其長故以師長言之○漢孔氏曰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民蘇氏曰古之言天者皆言民民不難出其力以食諸侯卿士以養天子者豈獨以逸樂之哉將使濟已也此所謂天道也○漢孔氏曰言聖王法天以立教臣敬順而奉之民以從上爲治呂氏曰天聰明止是自然道理傳說欲充廣高宗之明哲使之廣大無窮故教高

言於憲字下工夫黃氏曰域中有四位曰天曰君曰臣曰民是四者相須而爲治者三退聽而待其治者一天也君也臣也者相須而爲治者也民也者退聽而待其治者也天以民爲心君以天爲心臣以君爲心轉相係屬缺一不可○漢孔氏曰甲鎧冑兜鍪也言不可輕敎令易用兵鄭氏曰若猶辱也言語輕出則有起辱之患唐孔氏曰古之甲冑皆用犀兕未有用鐵者而兜鍪二字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鐵耳○漢孔氏曰言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其才戈戟也王氏曰衣裳命服也上曰衣下曰裳蘇氏曰苟簡皆所以盛衣裳幣帛者也以貢上曰篚以賜下曰筒唐孔氏曰方言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爲一也方言又云戟楚謂之戈是戈即戟也考工記云戈松六尺有六寸長短異名但長短難異其形制則同○朱子曰惟口起羞以下四句皆是審應氏曰曰甲冑又曰干戈以兵事尤重也○漢孔氏曰言王戒慎此四惟之事信能明政乃無不美三山陳氏曰明字極重察於此而蔽於彼皆未足謂之明王氏曰四事乃爲天下之大者得其大則小者從之故曰乃罔不休○漢孔氏曰言所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張氏曰治亂不在天下而在庶官庶官所以造治亂也○漢孔氏曰不加私昵惟能是官言非賢不爵唐孔氏曰王制云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鄭云官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然則治其事謂之官受其位謂之爵官爵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能謂才用賢謂德行治事必用能故官云惟其能受位宜得賢故爵云惟其賢詩序云任賢使能周禮鄉大夫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鄭云賢有德行者能有道藝者是賢能爲異耳陳

氏曰官以職言若虞九官周六官是也爵以位言若公卿大夫士是也新安王氏曰昵親狎也惡德○漢孔氏曰非善非時不可動陳氏曰合於理之謂善當其可之謂時呂氏曰作事固欲從善必得時措之宜如貢之法非不善在夏之時則善周用之則非宜矣○漢孔氏曰雖天子亦必讓以得之陳氏曰有存於中矜發於外人之功善繼前少有矜心則滿滿即日退雖有功善俱喪之矣功由能所致故曰矜其能喪厥功○漢孔氏曰事事非一事鄭氏曰備防備也張氏曰修車馬備器械事乎兵事則兵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為之害所謂事事有備無患者器修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為之害所謂事事有備無患者如此○漢孔氏曰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漢孔氏曰恥過誤而文之遂成大非○林氏曰明皇寵安祿山以基漁陽之禍所謂啓寵納侮漢武為寶太后置酒宣室引納董君以東方朔之諫更置酒北宮所謂恥過作非○漢孔氏曰其所居行皆如所言則王之政事醇粹蔡氏曰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出於勉強則猶二也義理安於自然則一矣一故政事醇而不雜○漢孔氏曰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宗之祀特豐數近廟故說因以戒之鄭氏曰瀆猶褻也煩通作瀪數也○陳氏曰以高宗伐鬼方典祀豐昵二事推之則說所言未必不有為而發然此二事皆在高宗親政後說一見知其未形之過而先戒之蓋先見於其微矣○呂氏曰天之聰明至公無私君德天則與天一也惟口起羞至事神則難皆憲天聰明之條目也又曰老子之談聰明多於虛空言之但云吾心湛然而已聖人之論聰明皆求之於實惟口起羞以下皆事為之粗也天下之理本無精粗粗者不蔽而精者

洞然矣每事知所戒非聰明之大者乎○蘇氏曰傅說之言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豈獨以訓武丁哉真氏曰朱子嘗言伊傅之言雖為告君而發然人人皆可玩味無不切於己者亦蘇氏學患之意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蔡氏曰此高宗贊傅說之所言○漢孔氏曰旨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陳氏曰服謂其言可以佩服○漢孔氏曰汝若不善於所言則我無聞於所行之事陳氏曰此二語蓋贊美其言之可行耳非於此方求其言者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蔡氏曰此傅說勉高宗之所行○漢孔氏曰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勉高宗程子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固也然知之亦自艱如人欲往京師必是知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若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此知之亦難也廣漢張氏曰知者聖凡之分也豈可易云乎哉說之告高宗高宗蓋知之者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非知之者有此乎此舊學甘盤之所得也知之非艱說意亦曰雖已知之此非難事貴於身親實履之此為知之

者言也若高宗未克知而告之曰非知之艱則說爲失言矣朱子曰知之與行如車兩輪如鳥兩翼缺一不可又曰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漢孔氏曰王心誠不以行之爲難則信合於先王張氏曰高宗以誠爲主何患於行之難乎董子所謂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者是也成德說見伊訓○漢孔氏曰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蔡氏曰上篇言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所以廣其從諫之量而將告以爲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而將進其爲學之說也旣引而不發之義

尚書集傳卷第十五中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集傳卷第十五下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商書

說命下第十四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厥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陳氏曰此高宗資說以願學之事○漢孔氏曰甘盤殷賢臣有道德者書孔氏曰舊學甘盤謂爲王子時也君奭篇周公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蓋甘盤於小乙之世已爲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政○漢孔氏曰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自河徂亳與今其終故遂無顯明之德蘇氏曰武丁爲太

子學於甘盤即位而甘盤遯去隱于荒野武丁使人求之迹其所往則居河濱自河徂亳不知所終武丁無與共政者故相說也舊說乃謂武丁遯于荒野武丁爲太子而遯逺無此理遯則如吳太伯豈復立也哉學者徒見書言高宗舊勞于外故以武丁爲遯小乙使求之耳○漢孔氏曰言汝當敎訓於我使我通達陳氏曰高宗於說必言誨言訓者甚欲師禮待之訓志猶格心也○漢孔氏曰醯酒名周官五齊二曰醴齊註云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鄭氏曰麴米麥蘗總名蘗牙生穀和羹味之調節也范氏曰酒非麴蘗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雖有美質必得賢人輔導之乃能成德作酒者麴多則大苦蘗多則大甜麴蘗得中然後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於君當以柔濟剛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漢孔氏曰爻非一之義言我能行汝敎陳氏曰爻修爻相修正之也應氏曰罔于棄者非必舍而去之也言而不盡誨而或倦是即有厭薄鄙夷之心矣呂氏曰子惟克邁乃訓高宗蓋舉前言惟說不言有厥咎之意以感發之說前日恐高宗不能行耳今高宗謂我能行汝訓汝而不言汝之咎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

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陳氏曰此傅說論學爲王者事而以成湯望高宗○漢孔氏曰王者求多聞以立事王氏曰王人猶君人也眞氏曰大學之道自格物致知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蓋致知所以明理理明則見之行事者舉而措之耳此求多聞建事之意也古者學與事爲一故精義所以致用利用所以崇德本末先後非二致也後世學與事爲二故求道者以講學爲空言不知天下未嘗有無理之事未嘗有無事之理也管商言事而不及理是有無理之事也深味傅說之言則古先聖王之正傳可識矣○漢孔氏曰學於古訓乃有所得蔡氏曰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修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漢孔氏曰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說所聞言無是理林氏曰秦焚詩書不師古始自以爲萬世之業而二世以亡此不克永世者也○漢孔氏曰學以順志務是敬厥德之修乃來蔡氏曰遜謙抑務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惰功不可進遜則不驕敖則不怠呂氏曰來者源源自生之意如井之泉愈汲愈來○漢孔氏曰信懷此學志則道積於其身眞氏曰積

聚猶積善之積今日造一理明日又造一理今日進一善明日又進一善時久不替則道積於身身即道道即身渾然無間矣○漢孔氏曰斁敎也敎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修無能自覺呂氏曰敎人與受敎者其工各半如師舉一隅學者當以三隅自反師告諸往學者當以來者自悟聖人敎人多引而不發上一半固賴提指之力下一半必自用工蔡氏曰言敎人居學之半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敎人亦學也或云受敎亦曰斁斁於爲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此說極爲新巧但古人論學語皆平實無此險巧此蓋後世釋敎機權而誤以論聖賢之學也真氏曰學記云學然後知不足敎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彊也故曰敎學相長也蔡說與學記合然呂說亦有意味且與下文念終始典于學相屬未見其爲奇險姑並存之又曰不言始終而言終始者學無止法也上言道之積下言德之修者以理言之是謂道以所得言之是謂德非有二也孫氏曰德修罔覺董子所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漢孔氏曰視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乎呂氏曰前數語皆收在此句既言學於古訓又言監于先王不能違是學後世豈可違先王故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無愆極難舜德可謂盛矣皇陶上曰帝德罔愆○漢孔氏曰說亦用能敬承王志廣招俊乂使列衆官史氏曰王雖有志於學尚恐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欽承之際敢不招俊乂列庶位乎是以祖己之徒得以進也然則傅說豈固窶而蔽賢乎陳氏曰列布也人君莫大於務學宰相莫急於用賢真氏曰六經至此始言學字學之一字前此未經見也高宗與傅說始言之遂開萬古聖學之源其功大矣哉

按學字義揚子曰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亦已久矣眞氏曰世人多言帝王之學與儒者不同不知學者之言也凡學便當講求王者之事大學自格物致知至於治國平天下天子至庶人皆所當學豈以位爲閒哉揚子此言有可取者朱子曰學無非事事無非學張子曰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嘉哉敷奏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陳氏曰此高宗論致君澤民之事而以伊尹望傅說○漢孔氏曰風敎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敎鄭氏曰仰舉首瞻望也風說見大禹謨○漢孔氏曰手足

且乃成人有民臣乃成聖蔡氏曰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爲喻繼以麴糵鹽梅爲喻至此又以股肱惟人爲喻其所造益深所望益切矣王氏曰期說之長期已之聖至是其相期者亦遠矣○漢孔氏曰保衡伊尹作起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唐孔氏曰保衡阿衡俱伊尹也伊尹爲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陳氏曰湯學於伊尹湯之爲聖乃尹興起而作成之也○漢孔氏曰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恥之若見撻于市故戚其能鄭氏曰愧即恥也○漢孔氏曰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則以爲己罪○眞氏曰周子云伊尹恥其君不若堯舜一夫不獲則曰時子之辜學者當主忘伊尹之志竊謂學者曰不可一日不誦此言心不可一日不存此念○漢孔氏曰言以此道左右成湯功至大大無能及者烈祖說見伊訓陳氏曰格感通之也○漢孔氏曰爾庶幾明安我事則與伊尹同美呂氏曰明保者明白一心以保佑我也蔡氏曰傅說以成湯望高宗故曰允協先王成德監于先王成憲高宗以伊尹望傅說故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漢孔氏曰言君須賢治賢須君食朱子曰惟后非賢不乂言人君必任賢而後可以致治也惟賢非后不食言人君當任養賢之責也高宗之本意如此

按君必資賢之能治賢亦在君之能養高宗切切於養賢以任治而非謂爵祿可施德色於賢者也朱子此說得之矣

○漢孔氏曰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蔡氏曰克者盡乎必能之辭○漢孔氏曰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趙氏曰前一時敢不祗若王之休命今云敢對揚天子之休命蓋方求諫之時則貴乎廣故衆以稱之至於阿衡之事業則傳說當躬任其責故稱己以言之

大學衍義卷第十五下

後學　成德　校訂

後學 王天與 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商書

高宗肜日第十五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漢孔氏曰耳不聰之異雊鳴唐孔氏曰經言肜日有雊雉不知祭何廟鳴何處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之陳氏曰雉野雞雉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鬬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呂氏曰災異有二等無道之君與天地隔絕不通至過惡彰著始出災異以懲警懼之其災異之應常速賢君至誠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或有少過雖情性之差亦有災異其災異之應常速直與宗廟天工夫幾與天通故微有過失而飛雉之變隨見○漢孔氏曰賢臣也以訓導諫王○唐孔氏曰經史敘其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高宗肜日

唐孔氏曰此篇亦是訓也

○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唐孔氏曰史錄其事以爲訓王之端○漢孔氏曰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於肜日有雉異孫氏曰肜有相尋不絕之意繹則取其尋繹而複祭也○漢孔氏曰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唐孔氏曰此經直云祖己曰不知卜語鄭云謂其當王肅云言于王下句始言乃訓于王此句未是告王之辭私言告人鄭說是也蔡氏曰格猶格其非心之格祖己言當先格王心之非然後正其所失之事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王司敬民以下正事之言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蔡氏敘章指見上文○漢孔氏曰祖己既言遂以道訓諫王言天視下民以義爲常林氏曰天監視下民其禍福無常惟常主於義耳○漢孔氏曰言天之下

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天民民自不修義以致絕命鄭氏曰短折曰夭林氏曰高宗之祀意者有祈年請命之意如漢武之於五時八神歟故祖己先論壽夭之理以義爲主冀壽不可以禱祠而得夭折不可以禳禬而延惟能常厥義雖不祈年之永而自永矣蔡氏曰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言也○漢孔氏曰孚命者以妖孽爲符信而謹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以正德也祖己意謂蔡氏曰孚命者以妖孽爲符信而謹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以正德也祖己意謂有永有不永數祭豐昵徼福於神不若德也蹟于祭祀傳說嘗以進戒意或者改不聽罪也雉雊之異是天既孚命正厥德矣高宗當因雊雉以自省不可謂適然而自恕也○漢孔氏曰祖己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曰天道其如我所言新安王氏曰承上文言天既孚命以正其德矣民乃曰欲如我之願是猶僥倖於獲福避禍也亦愚矣

按其如台三字商書凡四見孔氏之說頗合但乃曰非祖己之言合依王氏說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蔡氏敘章指見上文○漢孔氏曰昵近也嘆以感王入其言王者主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修之林氏曰王之所職在於敬民民父天母地以生無非天之胤嗣故當敬之也應氏曰或謂高宗昵於近親薄於祖廟故有鼎雉之異夫高宗仁賢之君厚又薄祖豈

爲之乎祖己之意特謂王能敬民即所以敬天而佑助之理在其中不必區區
專于於祖考之親以徼意外之福也○呂氏曰傳說戒高宗歸祭高宗既領其言
曰旨哉又許以克邁乃訓其後乃復有此病蓋
人之氣質偏厚處事取難緩化方知行之果艱也
○總說一篇意○蘇氏曰高宗形日之祭野雉鳴於鼎耳此爲神告以宗廟祭
祀之失審矣故祖己謂先格王心之非蓋武丁不專修人事勤祭以媚神此失
之大者故祖己先格而正之或者謂天災不可以象類求夫書曰越有雉雊定
矣而又記其鳴於耳非以耳爲祥乎人君於天下無所畏惟大可以儆之今曰
天災不可以象類求我自視無過則已矣爲國之害莫大於此眞氏曰蘇氏所
謂以象類求者謂若範五行之說也鳴不於他而於鼎耳蓋鼎者祭祀之器耳
王聽聽不聰則災孽生焉漢儒之論災異大抵如此成帝時博士行大射禮有
飛雉集于庭登臺而雊又集未央宮承明
殿御史大夫王音進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主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
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
聚會飛集于庭歷階登堂歷步三公之府典宗廟肺肉之官然後入宮共宿留告
曉人具備雉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詔問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類拘執
者得無人爲之音對曰安得此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爲此妖詭之計
誣亂聖德如此漢去三代未遠一雉之異君臣相儆如此故附著焉
○說高宗之訓○漢孔氏曰所以訓也亡林氏曰逸書與見存之書同序者若
肆命徂后與伊訓同序高宗之訓與此篇同序伊訓篇末加肆命徂后四字以

見篇次當在是而遭秦火之逸也若以此爲例則
此篇之末當更有高宗之訓四字蓋世久而失之

尚書纂傳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十七

後學 王天與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翼夫 增校

商書

西伯戡黎第十六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漢孔氏曰咎惡乘勝也唐孔氏曰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黎在朝歌之西○漢孔氏曰祖已後賢臣受紂也音相亂帝乙之子嗣立暴虐無道唐孔氏曰此及泰誓武成皆呼爲受自外書傳皆呼爲紂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蔡氏曰奔告自其邑奔走來告也林氏曰黎蓋西伯所統伐之乃西伯之職祖伊非謂西伯有反商之心蓋以黎之亡逆知殷之必亡故恐而奔告○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西伯戡黎

西伯戡黎

唐孔氏曰此篇亦誥也○
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蔡氏曰下文無及戡黎之事史臣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漢孔氏曰戡亦勝也○蔡氏曰西伯文王也姓姬氏名昌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鈇鉞使得專征伐爲西伯文王既受命黎爲不道於是舉兵伐而勝之或云西伯武王也史記載武王伐紂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曰西伯曷爲而來則武王繼文王爲西伯矣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陳氏曰此言天民棄殷以警紂○漢孔氏曰天已畢訖殷之王命祭氏曰將言天終殷命故特呼天子以感動之訖絕也○漢孔氏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唐孔氏曰祖伊未必問至人親灼龜但假之以爲言耳○漢孔氏曰非先祖不助子孫以王淫過戲怠用自絕於先王呂氏曰自絕云者天無心周亦無心也○漢孔氏曰故天亦棄之宗廟不有安食於天下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而所行不蹈循常法言多罪呂氏曰曰故者天實有所因矣陳氏曰不肯尊有其康安之王食謂自作不靜不虞度天性謂迷亂不省不蹈循其典謂棄越典常凡此者皆天奪其魄而棄之也○漢孔氏曰孳至也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王之凶害其如我所言蔡氏曰大命非常之命也上言天棄殷此又言民棄殷祖伊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史記作今王其奈何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陳氏曰紂不責己故祖伊直言其必亡之狀○漢孔氏曰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我遂惡之辭唐李鄴侯曰天命純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紂曰云云此商之所以亡也呂氏曰天命歸之聖人猶曰命靡常天命已訖乃曰有命在天真不知命者也○漢孔氏曰反報紂也言汝罪惡衆多參列於上天天誅罰汝汝能責命于天拒天誅乎夏氏曰以反曰爲反告於紂非也此數語激切之甚使紂聞之必斃比干之誅蓋反者反身而退與孟子言子責反曾子反同鄭氏曰參布列也責求也呂氏曰責命于天惟與天同德者則可○漢孔氏曰言殷之就

亡指汝功事所致汝不得無死戮於殷國必將滅亡立可待蘇氏曰功事也陳氏曰善有善之功惡有惡之功此功蓋謂其惡之成也與惟府辜功之功同○○總說一篇意○蘇氏曰子貢云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祖伊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不如紂多矣○呂氏曰商之覆亡固未易救然而賢人尚多先王之澤尚未泯紂苟能轉而之善則前日不敢知吉之格人今將以吉而許前日不相之先王今將陰隲而黜佑前日棄我之天今將昭監而眷顧前日民之欲喪者今將愛戴而懷歸周德雖盛以服事殷又何求也○蔡氏曰吾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於受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人知周之興必不利於商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警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矣

穆旺

尚書纂傳卷第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纂傳卷第十八

後學 王天與 立大 纂類

集齋 彭應龍 翼夫 增校

商書

微子第十七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漢孔氏曰錯亂也唐孔氏曰不指紂惡而言錯亂天命者天生烝民立君以牧之爲君而無君道是錯亂天命爲惡之大故舉此以見惡之極耳○漢孔氏曰微圻內國名子爵爲紂卿士告二師而去紂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唐孔氏曰微子名啓紂之庶兄呂氏曰治亂之興觀賢人君子議論之所在天下有道相與謀議於朝共盡致君之道天下無道相與私議於家各盡致身之道使微子與父師少師在唐虞時必與稷契皐陶都俞於朝廷在成湯時必與伊尹仲虺陳告於君前不幸遇紂諫之不聽進不可也不諫不能退不可也進退不可不得已謀各行其志以不拂其節聖賢處心至此紂之時如何○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此篇名曰微子而不言作微子者已言微子作誥以可知而省文也

微子

蔡氏曰此篇詰體也以篇首有微子二字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蔡氏曰此微子問二師之言○若曰說見盤庚○漢孔氏曰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將必亡吕氏曰其者未定之辭或者非斷然之辭商之亡形決矣猶曰商其弗或能治正四方是微子望君之切猶冀其一旦悔悟不敢謂其果不能也○漢孔氏曰言湯致遂其功陳列於上世陳氏曰遂成也○漢孔氏曰我

紂也沈湎酗酒敗亂湯德於後世蔡氏曰言我而不言紂者過則歸己循不忍斥言之沈說見胤征唐陸氏曰以酒爲凶曰酗李氏曰紂罪多矣止言沈酗于酒者蓋多罪自沈酗始德本素有因酒滅之故曰亂敗厥德于下與陳于上爲對上下猶前後也○漢孔氏曰草野竊盜又爲姦宄於內外吕氏曰好者見其心之無所畏忌也○漢孔氏曰六卿典士相師效爲非法度皆有辜罪無隷常得中者林氏曰六卿庶士皆相師效爲非法度之事紂爲天下逋逃主而卿士師師非度故凡有罪者不能常獲吕氏曰唐虞之朝非不師師乃師師爲善師師爲惡是爲惡之力方新也如見人宮室華麗之類則師其華麗是相則效以爲惡也犯罪者皆有所倚倚人君爲惡可以逃罪倚權臣爲惡可以逃罪倚貴戚爲惡可以逃罪雖有三尺將奚攸用亂世之象明矣○漢孔氏曰共爲敵讎言不和同葉氏曰方興言其方興而未艾也敵爭鬬也讎仇怨也吕氏曰亦亂世之證也君者能羣之謂君能羣則天下之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親睦之不暇何敵讎之有君不能羣則大陵小彊陵弱爭相陵奪方且興起而樂之所以促天下於淪亡也○漢孔氏曰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大水無涯際無所依就陳氏曰涉處曰津水際曰涯吕氏曰詩人刺幽王曰滭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微子之情正如詩人無聊之態○漢孔氏曰我喪亡代紂而寧心也○唐孔氏曰微子止而復言故別加一曰○漢孔氏曰我念殷亡發疾生狂在家耄亂故欲遯出於荒野言愁悶鄭氏曰狂疾也躁也耄昏亂也張氏曰微子蓋有去之之意矣○漢孔氏曰汝無指意告我殷邦顛隮

臍墜如之何其救之林氏曰鄭氏謂其語助也音姬孔氏謂如之何救之則是但非其字讀當以鄭爲正○蔡氏曰微子上陳祖烈下述喪亂哀怨痛切言者盡而意無窮數千載之下猶使人感傷悲憤後世人君亦可以深鑒之矣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蔡氏曰以下箕子荅微子之言此荅微子沈酗于酒之語而有甚之之意下同○漢孔氏曰此千不見明心同省文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漢孔氏曰天生紂爲亂是天毒下災四方化紂爲流酒不可如何蔡氏曰自紂言之則紂無道故天降災自天下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之數箕子歸之天者以見其忠厚敬君之意與小旻詩言是天疾威敷于下土意同葉氏曰方興與上文方興同林氏曰紂之惡其原惟在酒故微子箕子酒誥及湯之詩皆言之

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

蔡氏曰此荅微子卿士師師非度之語○漢孔氏曰上不畏天災下不畏民賢人違戾耆老之長致仕之賢蔡氏曰乃罔畏畏不畏其所當畏也咈其耆長者即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也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蔡氏曰此荅微子小民相爲敵讎之語○漢孔氏曰自來而取曰攘邑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唐孔氏曰攘竊同文則攘是竊類說文云犧宗廟牲也曲禮云天子以犧牛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牷用者簠簋之實謂黍稷稻粱容謂所同相通容使盜者得行盜而食之夫祭祀之物無多少皆死者爲特重故也魏以來著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者爲特重故也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瘝罔詔

蔡氏曰此荅微子小民相爲敵讎之語○漢孔氏曰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斂聚怨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懈怠蔡氏曰讎斂若仇讎掊斂之也上以讎斂下則下必讎斂上以讎斂上下之敵讎實上之讎斂召之不怠力行不息也○漢孔氏曰言殷民上下有罪皆合於一法紂故使民多瘝病而無詔救之者蔡氏曰詔告也呂氏曰君爲不善猶可詔其左右之大臣卿爲不善猶可詔其僚屬之大夫今上下俱惡如出一人固窮之民何所赴愬惟有坐視而已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蔡氏曰此告微子論喪亂隮之語○漢孔氏曰殷滅在近我起受其敗○漢孔氏曰商其沒亡我二人無所爲臣僕欲以死諫紂○唐孔氏曰有災與淪喪一事而重出文者上言災雖未至至則已必受禍此言殷滅之後已不事異姓辭有二意故重出其文朱子門人問曰微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爲言我興受其敗不可逃免當與宗國俱爲存亡雖商祀或至淪亡我亦誓不臣屬他人蓋將諫紂紂不聽亦不敢苟全逃死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欲徒死以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言益切故紂遂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存以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莫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囚之偶不死耳紂囚之而不置之死則箕子豈固欲自經於溝瀆而爲匹夫之諒哉故因遂佯狂而爲奴蓋亦未欲即死庶幾彌縫其失而冀萬有一之開悟耳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耳朱子荅曰此說得之史記亦說箕子諫而見囚也○漢孔氏曰我殷家宗廟欲立子帝乙不肯病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者子今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蘇氏曰刻害也朱子門人問曰箕子爲微子之計其意則以微子國之元子也往者紂未立吾嘗言於帝乙而立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是以紂辛疑吾兩人故吾舊所云者足以害子子若起諫紂則紂益生疑非惟不從害必及子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毫髮益於紂而遽死可惜也東萊所謂人先有疑心則雖盡忠與言而未必聽蓋疑心先入而爲之主是也故微子不可留但

當遯逃而出乃合於道不可使成湯以來廟不血食萬有一全宗祀可也朱子曰是張氏曰觀此則微子雖有去之之意又出於父師之諮而始決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蔡氏曰上文既荅微子所言至此告以彼此去就之義○漢孔氏曰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于先王以不失道靖說見盤庚蘇氏曰微子之告箕子若欲與之偕去然箕子曰吾三人者各行其志自用其心之所安者而已人各自以其意貢于先王微子以去之爲續先王之國箕子以爲之奴爲全先王之嗣比于以諫而死爲不負先王也○漢孔氏曰言將與紂俱死所執各異皆歸於仁明君子之道出處語默非一途○總說一篇意○論語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朱子曰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龜山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司謂之仁○王氏曰左傳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對曰昔者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則是微子歸周在武王克商之後而其行遯之本心特欲避禍自全待其悔而冀其有也紂卒不悛武王克商之後而其行遯之本心特欲避禍自全待其悔而冀其有也紂卒不悛武王克商微子奉祭器出爲商請後甚不得已也

按說者謂微子志存殷後爲仁然此言於紂亡之後可也若謂謀去之初事固出此則未然嘗考此書辭意將去深悲迫於情之不獲已故雖有存宗祀

之心而亦豈出於豫亡其君留身以為後圖之意左傳載歸周在殷亡之後若謂此時已抱祭器而往則是豫擬國家於必亡而自計其身僅存殷後為宗祀計者不過如此得為仁乎故讀微子之書者若以為微子決然去之全身續祀未足見微子之心惟觀其愛君憂國傷時念亂彷徨躊躇就謀於一二同休戚之人而後微子之心始著已而去之猶將謂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萬一疑情泮渙頓釋前非直為宗社救此一縷此宗臣依依戀國之真心也書有五子之歌詩有小弁皆親親也親親仁也詳味書中辭意怨而不怒去而非忘最見情意之真故述以共商榷云

尚書纂傳卷第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